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51 册 No. 2067

弘赞法华传 10 卷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目录

1. [图像第一](#)
2. [翻译第二](#)
3. [讲解第三](#)
4. [修观第四](#)
5. [遗身第五](#)
6. [诵持第六](#) [诵持第六之二](#) [诵持第六之三](#)
7. [转读第七](#)
8. [书写第八](#)

[附录 天台法华疏序](#)

No. 2067

弘赞法华传卷第一

蓝谷沙门惠详撰

- 图像第一 第一卷
- 翻译第二 第二卷
- 讲解第三 第三卷
- 修观第四 第四卷
- 遗身第五 第五卷

- 诵持第六(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
- 转读第七 第九卷
- 书写第八 第十卷

图像第一

- 西域祇洹寺宝珠宝塔内说此经像
- 西域拟前说法金像
- 西域鹫峯山说此经像
- 宋释惠豪造灵鹫山图
- 后魏太祖造耆阁崛山图
- 晋殷夫人造法华台
- 宋谢婕妤造法华寺
- 后魏太常卿郑琼造法华堂
- 晋释惠力造多宝塔
- 宋刘佛爱造多宝寺多宝塔
- 齐舍人徐俨造石多宝塔
- 唐悟真寺释法诚造多宝塔法华塔(并)法华
- 台唐国子祭酒萧璟造多宝塔
- 宋路昭太后造普贤像
- 宋释道罔作普贤斋
- 宋释僧苞作普贤斋

案祇洹图云。前佛殿东楼上层。有白银像。像内有七宝楼观。楼观内有宝池宝花。花上有白玉像。池中莲花内。有白银塔。于塔心中。有真珠塔。塔内有释迦多宝二像。说法花经第七会者。又云。妙法华经。事同花严。波若多会说之。今之所翻。当第三会。又云。复殿四台五重。上层有吠摩尼珠。此珠。过去诸佛。曾于中说法花。三变净土。随经所有。于中具现。

案西域书传。中天竺摩揭陀国恒河南有故城。周七十余里。荒芜岁久。基趾尚存。昔人寿无量岁时。号拘苏摩补修罗城。唐言香花宫城。逮人寿数千岁时。更名波咤厘子城。是巴连弗邑也。去此城西南四百余里。渡尼连禅河。至伽耶城。城西南二十余里。至菩提树。金刚座等。菩提树东。渡大河入大林野。行百余里。至鸡足山。鸡足山东北百余里。至大山。入山东行六十余

里。至上茅宫城。此城即摩揭陀国之正中也。故先君王之所都。多出香茅。故以名之。崇山四围。以为外郭。西通狭径。北辟山门。周一百五十余里。树木春荣。皆作金色。初频婆娑罗王。都此。城中编户之民。频遭火灾。众庶嗟怨。不安其居。因令国中。若有不谨。迁之寒林。寒林者。弃尸之所。俗谓不祥之地。须臾王宫先自失火。王谓臣曰。成其迁矣。遂令太子监国。躬出茅城西北四五里。因而舍之。时吠舍厘王。闻频婆娑罗王野处寒林。整集戎旅。欲袭整不虞。边候以闻。乃建城邑。以王先舍于此故。称王舍城。官属士庶。咸徙家焉。或云。是阿闍世王所立。至无忧王。迁都波咤厘城。以王舍城。施婆罗门。今此城中。无复凡庶。唯婆罗门减千家耳。

茅城东北十四五里。至耆闍崛山。唐言鹞头。亦云鹞峯。接北之阳。孤标特起。既栖鹞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如来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广说妙法。即说此经之处也。故经云。常在灵鹞山。及余诸住处。佛在世时。频婆娑罗王。为闻法故。兴发人徒。自山麓至峯岑。跨谷凌岩。编石为阶广十余步。长五六里。中路有二小塔。一名下乘。即王此徒行以进。一名退凡。即简凡人。不令同往。其山顶。东西长南北狭。临崖西垂。现有砖舍。高广奇制。东辟其户。如来在昔居中说法。今作说法之像。量等佛身。唐沙门玄奘。俗姓陈。洛阳人也。早岁出家。夙资慧解。遍师名匠。洞晓真诠。以为攀条者见微。挹流者识浅。乃殉躯命于绝域。驰丹素于幽极。以贞观之初。发迹西迈。周旋往返一十七年。所获经论。具如别记。于彼中天竺国。请得拟摩揭陀国鹞峯山说法花经金像一躯。通光座高三尺。色相超挺。妙绝人功。顶戴瞻仰。实万恒倍。至止之后。摸写无穷矣。

宋景平元年。瓦官寺沙门帛惠高。造灵鹞寺。有沙门释惠豪。智见通敏。巧思绝伦。于中制灵鹞山图。奇变无方。麴似覩真。其山林禽兽之形。天龙八部之状。历代未有。自兹始出。龕成之后。倾国来观。后世造龕。皆以豪为式。其龕东西深三十八丈。南北四十四丈四尺。

后魏太祖道正皇帝拓跋珪。天兴元年。造耆闍崛山图一所。加以绩饰。莫不严具焉。

晋义熙七年。王荆州殷夫人。创造东青园寺。

寺中造法花台一所。

宋元嘉十五年。谢婕妤。在秣陵县。造法花寺。

后魏太常卿恭侯郑琼。起净域寺。建法花堂。

晋兴宁二年。沙门慧力。于瓦官寺。造石多宝塔一所。

宋元嘉五年。彭城人刘佛爱。于建康。造多宝寺。又造多宝塔一所。

齐建元元年。豫州刺史胡谐之。于钟山。造法音寺。舍人徐俨助。造石多宝塔一所。

唐蓝田玉山悟真寺沙门法诚。少小出家。山居绝俗。持诵此经。过于万遍。依经造多宝塔一所。法花堂一所。法花台一所。台上致经。周旋礼忏。又造禅室。于中习定。甚多灵迹。具之后传。

唐国子祭酒萧瑛。兰陵人。梁帝之玄孙。梁王岿之第五子也。梁灭入隋。姊为炀帝皇后。生长贵盛。而家崇信佛法。大业中。自诵法花经。乃依经文。作多宝塔。以檀香为之。塔高三尺许。并为木多宝像。经数年未就。其兄子铨。在宅。朝起。忽于前院草中。见一檀木浮图。盖下有一鍤石佛像。制作殊异。梵容威肃。其眼精。以银为之。中黑精光净。如自然者。铨怪。走告瑛。瑛视惊喜。取盖还。试置多宝塔上。宛然相称。如故作者。虽木色小异。而塔形更妙。以佛像安塔中。亦相称如故造。瑛喜叹。自以为精诚所感。其佛像衣内。有舍利百余枚。瑛女尼。等年少。窃疑舍利。锤打不破。乃试取三十枚。于石上。以斧打之。舍利迸散。了无著者。女就地拾觅。唯得三四枚。余并不见所在。既而惧。以告瑛。瑛往塔中视之。即舍利皆如在旧。瑛从此。日诵法花经一遍。以至于终。贞观十二年。病笃。萧后。及弟侄视之。瑛与相见。各令燃香。因即共别。唯留弟宋公瑀。及女为尼者。令燃香诵经。顷之。谓其尼曰。我欲去。普贤菩萨。来迎我在东院。师可迎之。尼如言往迎。未还。瑛曰。此院不净。不肯来。吾当往就。汝等好住。因与瑀等别。仍起。长跪合掌。正向西方。顷之遂绝。遗令。独载一车。敛以在身之服。妇人不得送葬。勿以肉祭祀。坎纒令没棺。朝野叹其通[雨/悟]。家人奉而行之。昔遍吉大士。神力无边。现乘象王证明法花。斯或先佛之权应。或补处之垂化。七地莫测。二乘不思矣。夫上妙色身。既其明道。精微图像。信亦感俗固有。沿形以悟神。因迹以观本。喜见之相。实汲诱之关津也。

宋崇宪路昭太后。植因旷劫。俚极皇家。而幻梦尊贵。尘垢睽宝。思隆正化。摹写法身以大明四年。乃命白马寺比丘昙标。造普贤菩萨像一躯。驾乘白象。六牙佣纤。七枝平满。制度巨壮。镕式精严。铸比炼铜。泥兹铣鍤。菩萨炳紫金之相。象王耀白银之形。耀丽煌烁。状若飞腾。实佛事之妙迹。塔庙之真规者也。而弘愿不穷。修福无倦。到大明八年。又造普贤寺。壮丽之奇。将美庄严。

释道罔。扶风好涛人也。本姓马氏。学业淳粹。弱龄有声。初出家。为道懿弟子。罔素诵法华。唯凭诚此业。元嘉二年九月。在洛阳。为人作普贤斋。于是。澡雪庭除。表里清静。严遍吉之像。肃如在之心。道俗四十许人。已经七日。正就中食。忽有一人袴褶乘马。入至室堂前。下马礼佛。罔谓。常人不加礼异。此人登马挥鞭。忽失所在。便见赤光赫然竟天。良久而灭。后三年十二月。在白衣家。复作普贤斋。将竟之夕。有二沙门。容眼如凡。直来礼佛。众中谓是庸僧。不甚尊仰。聊问何居。答云。住在前村。时众白衣。有张道。觉其有异。至心礼拜。沙门出门。行可数十步。忽飞空直上冲天。追目此僧。不复知所。后与同学四人南游阳都。观瞩风化。夜乘冰渡河。中道冰破。三人没死。罔又归诚观音。乃觉脚下如有一物自[敲-高+危]。复见赤光在前。乘光至岸。建都。止南涧寺。常以般舟为业。尝中夜入禅。忽见四人御车至房。呼令上乘罔歎不自觉已见身在郡陵沈桥间。见一人在路座胡床。待者数百人。见罔惊起曰。坐禅人耳。彼人因谓左右曰。止向令知处而已。何忽劳屈法师。于是。礼拜执别。令人送罔还寺。扣门。良久方开。入寺见房犹闭。众咸莫测其然。宋元嘉二十年。临川康王义庆。携往广陵。终于彼也。

释僧苞。京兆人。少在关。受业什公。宋永初中。游北。徐入黄山精舍。于彼建三七日普贤斋。忏至十七日。有白鹤飞来。集普贤座前。至中行香毕乃去。至二十一日。又有黄衣四人。遶塔数匝。忽然不见。

弘赞法华传卷第一

弘赞法华传卷第二

蓝谷沙门惠详撰

翻译第二

译经真伪合十四人(真十伪四)译论二人。

- 魏外国释正无畏(法花三昧经六卷亦一本加正字)
- 晋焮煌释竺法护(正法华经十卷亦别出普门品光世音经)
- 东晋西域释诃支(普门品经)
- 东晋释支道根(方等法华经五卷)
- 伪秦天竺释童寿(妙法莲花经一部七卷)
- 宋潁州释智严(法华三昧经一卷)
- 宋北凉河西王弟京声(观世音经)
- 齐上林寺释法献(妙法莲花经提婆达多品)
- 隋西域释德志(妙法莲花经普门品重诵偈)
- 唐西域释法密(妙法莲花经药草喻品加五纸诸呪并异)

- 齐竟陵王萧子良(抄妙法莲花经抄法华药王经)
- 梁大学博士江泌女(法华经一卷)

右二条非正经。

- 古旧二录失译经(法华光瑞菩萨现寿经)
- 隋费长房注伪经(妙法莲花度量天地经妙法莲花天地变异经)

右二条疑伪。

- 后魏西域沙门道希(妙法莲华经论二卷)
- 后魏中天竺沙门宝意(妙法莲花经论一卷)

法华三昧经六卷(一本加正字)

右。外国沙门支疆梁接。魏言正无畏。以魏高贵卿公世甘露元年七月。于交州译。沙门道馨笔受。无别广传经目云然。

正法华经十卷

右。沙门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氏人。本姓支氏。世居焮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日万言。过目即能。天性纯懿。操

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游心七籍。虽世务毁誉。未尝介抱。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炖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译贤劫正法花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道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夏者。护之力也。以西晋大康七年八月十日。护手执梵本。口宣出前经二十七品。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改。共笔受。九月二日讫。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元嘉元年二月六日重复。又元康元年。长安孙伯虎虞世雅等。以四月十五日写素讫。护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遐市。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春秋七十有八。与门徒避地。东下至澠池。遭疾而卒。

普门品经 光世音经

右二经。亦沙门法护别出。

普门品经

右。东晋西域沙门祇多蜜。晋言诃支译。与法护译者。大同小异。

方等法花经五卷

右。沙门支道根。东晋成帝咸康元年译出。

妙法莲花经一部七卷

右。沙门鸠摩罗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家世国相。什祖父达多。名重于国。父鸠摩炎。有懿节。避相位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弃荣。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请为国师。王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且体有赤胤。法生智子。诸国娉之。并不行。及见炎。心欲当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怀什。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闻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与王族贵女德行诸尼。弥日设供。请齐听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语。难问之辞。必穷渊致。众咸叹之。有罗汉达么瞿沙曰。此必怀智子。为说舍利弗在胎之证。及什生之后。复还忘前言。顷之。什母。乐欲出家。专精匪懈。学得初果。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

诵毘昙既过。师授其义。即自通达。于是。遍历诸师。广学经教。一闻能受。尽其隅奥。又外道经书。亦悉披览。后什母谓什曰。方等深教。应大阐真丹。传之东出。唯尔之力。寻与母别。苻坚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囿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朝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即遣使求之。未致而卒。及后秦姚兴弘始三年九月。来仪至此。以其年十二月。与兴相见。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悟言相对。即淹留终日。斫微造尽。即穷年忘倦。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谳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僧[(丰*力)/石]。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言*恣]受什旨。弘始八年夏。于长安大寺。更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译出此经。又惠叡法师喻疑论曰。法花正本。于于填大国。挥光重壤。涌出空中。而得流此。司隶校尉左将军安城侯姚崇。疑韵玄门。宅心世表。注诚斯典。为之传写。至今流布。又杯度比丘尼。不测人也。在彭城。闻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什未终少日。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伊心。方复后世。惻怆可言。自以暗昧。谬充传译。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以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

法花三昧经一卷

右。涉法沙门智严。西凉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衲衣宴坐。蔬食永岁。每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诂。遂周流西国。进到罽宾。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比丘。咨受禅法。渐染三年。功踰十载。佛驮先。见其禅思有绪。特深器异。彼诸道俗。闻而叹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门矣。始不轻秦类。敬接远人。时有佛驮跋陀比丘。亦是彼国禅匠。严乃要请东归。欲传法中土。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于是。踰越沙险。达于关中。常依随跋陀。止长安大寺。顷之。跋陀横为秦僧所摈。严亦分散。憩于山东精舍。坐禅诵经。力精修学。义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长安。克犍旋旆。途出山东。时。始兴公王恢。从驾游观山川。至严精舍。见其同止三僧。各坐绳床。禅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觉。于是弹指。三人开眼。俄而还闭。不与交言。恢

心惊其奇。访诸耆老。皆云。此三僧。隐居求志。高洁法师也。恢即启宋武。延请还都。莫肯行者。既屡请谦至。二人推严随行。恢道怀素笃。礼事甚殷。还都。即住始兴寺。严。性虚靖。志避諠尘。恢。乃为于东郊之际。更起精舍。即枳园寺也。严前还于西域所得众经。未及译写。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门宝云。译出前经。严。清素寡欲。随受随施。少而游方。无所滞着。禀性冲退。不自陈叙。故虽多美行。世无得而尽传。严昔未出家时。曾受五戒。有所亏犯。后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为惧。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遂更泛海。重到天竺。咨诸明达。遇罗汉比丘。具以事问。罗汉不决。乃为严入定。往兜率宫。咨启弥勒。弥勒答云。得戒。严大喜跃。于是步归。行至罽宾。无疾而化。时年七十八。彼国法。凡圣烧身各处。严。虽戒操高明。而实行未辩。始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圣墓。即飘然自轻。严弟子智羽智远。故从西来。报此征瑞。俱还外国。以比推。严。信是得道人也。

观世音经

右。宋孝武世。北凉河西王湜沮渠蒙逊从弟。安阳侯京声。属凉运告终。为元魏所灭。京声。窜[穴/偶]南奔建康。晦志毕身。不交人事。常游止塔寺。以居士自毕。绝妻孥。淡荣利。纵容法侣。宣布正教。是以。白黑咸加敬焉。译出前经。

妙法莲花经提婆达多品

右。沙门法献。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随舅至梁州。仍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师。止定林上寺。传通经律。志业强捍。善能住极。众计修葺寺宇。先闻猛公西游。备瞩灵异。乃誓欲忘身往观圣迹。以宋元微三年。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返。获此前品。于是而还。其经途危阻。具诸别记。献以齐武帝永明年中。遇外国三藏法师达摩摩提。齐云法意。于扬州瓦官寺。译出献时为僧主。以建武末年卒。春秋七十有五。

妙法莲花经普门品重诵偈

右。沙门阇那崛多。随云德志。北贤豆鞞陀罗国人也。随云香行国焉。崛多。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植德本。早发道心。适在韶龢。便愿出家。二

亲深识其度。不违所请。本国有寺。名曰大林。遂往归投。因蒙度脱。崛多。自出家后。孝敬专诚。承诲积年。指归通观。二十有七。随师弘法。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届长安。止草堂寺。师徒游化。已果来心。更登净坛。再受具足。会谯王字文险镇蜀。复请同行。于彼三年。任益州僧主。在龙渊寺。译出前偈。沙门圆明笔受。建德隳运。像教不弘。五众一朝同斯俗眼。武帝礼之。下勅追入京辇。重加爵禄。逼从儒服。崛多。秉操铿然。守死无惧。帝愍其贞高。哀而放归。路出甘州。北由突厥。乃为突厥所留。至开皇五年。大兴善寺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以躬当翻译。音义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勅请还。帝依然顺许。遣使延访崛多。西归已绝。流滞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宝。忽蒙远访。欣愿交并。即与使乎。同来入国。于时。文帝巡幸洛阳。于彼奉谒。天子大悦。赐问频仍。未还京阙。寻勅敷译。与沙门僧休法粲等。更出众经。隋滕王。遵仰戒范。奉以为师。因事尘染。流宾东越。又在瓯闽。道声载露。身心两救。为益极多。至开皇二十年。便从物故。春秋七十有八。

妙法莲华经药草喻品。加五纸诸呪并异

右。沙门达摩笈多。隋云法密。南贤豆罗啰国人也。刹帝力种。姓弊邪伽啰。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长子。父母留恋。不听出家。然以笃爱法门。深愿离俗。年二十三。往中贤豆。方得落发。笈多受具足后。仍经三年。就师学问。师之所得。略窥户牖。于是。历诸大小乘国。及以僧寺。闻见倍多。后闻支那大国。三宝兴盛。同侣一心。属意来此。既至伊吾。便停一载。值难。避地西南。路纯砂磧。水草俱乏。同侣相顾。性命莫投。乃以所赍经论。权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济。求既不遂。劳弊转增。专诵观世音呪。夜雨忽降。身心充悦。寻还本途四顾茫然。方道迷失。踟蹰进退。乃任前行。遂达于瓜州。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远慕大国。跋涉积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独顾单影届斯地。胜静意思之。悲喜交集。寻蒙帝旨。延入京城。处之名寺。供给丰渥。即开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久。华言略悉。又奉别勅。令就翻经。住兴善寺。执本对译。允正寔繁。所诵大小乘论。并是深要。至于宣解。大弘微旨。此方旧学。频遣积疑。炀帝定鼎东都。敬重隆厚。至于佛法。弥增崇树。乃下勅。于洛水南滨上林园内。置翻经馆。搜举翘秀。永镇传法。登即下勅。征笈多并诸学士。并预集焉。与沙门彦琮。增翻前品。至武德二年。终于洛汭。

抄妙法莲花经 抄法花药王经

右。南齐司徒竟陵王文宣公萧子良者。崇仰释宗。深达至教。注释经论。抄略词理。掩邪道而辟正津。弘一乘而扬七众。世称笔海。时号智山。或通梦于独尊。溢天王之嘉称。或宣授于经呗。传神度之英规。其德难详。辄从盖阙。抄略前经。以备在左右。

法花经一卷

右。梁太学博士江泌女。小而出家。名僧法。年八九岁。有时静坐闭目。诵出前经。扬州道俗。咸称神授。费长房云。验于经论。斯理皎然。是宿习来。非关神授。且据外典。天子有云。生而知者圣。学而知者次。此局谈今生。昧于过往耳。若不尔者。何以得辩内外贤圣。浅深过现乎。故。高僧传云。释昙谛者。俗姓康氏。其先康居人。汉灵帝时。移附中国。献帝末乱。移止吴兴。谛父[彰-章+用]。尝为冀州别驾。母黄氏。昼眠。梦见一僧呼黄为母。寄一麈尾并铁镂书镇。黄既眠觉。见二物具存。私密异之。因而怀孕生谛。谛年五岁。母以麈尾等弄示之。谛曰。秦王所饷。母曰。汝置何处。答曰。不忆。至年十岁出家。学不从师。悟自天发。此即其事矣。后随父。之樊邓。遇见关中僧[(丰*力)/石]道人。忽然唤[(丰*力)/石]。[(丰*力)/石]曰。童子何以呼宿士名。谛曰。阿上本是谛沙弥。会为众僧采菜。被野猪所伤。不觉失声耳。今何忘耶。然。僧[(丰*力)/石]经为弘觉法师弟子。为僧采菜。被野猪所伤。[(丰*力)/石]初不忆此。乃诣谛父。谛父具说谛生本末。并示[(丰*力)/石]书镇麈尾等。[(丰*力)/石]乃悟而泣曰。即[(丰*力)/石]先师弘觉法师也。而经为姚萇讲法华。贫道为都讲。姚萇饷师二物。今遂在此。追计弘觉舍命。正是寄物之日。复忆采菜之事。弥增悲悼。谛后游学内外。过目斯记。晚入吴虎丘山寺。讲礼易春秋。各七遍。法花大品维摩。各十五遍。又善属文翰。有集六卷。盛行于世。年六十余终。宋元嘉末年也。费长房曰。弘觉法师弟子僧[(丰*力)/石]。师徒匠导。名重二秦。什物三衣。亦复何限。唯书镇麈尾。保惜在怀。及移识托生。此之二物。遂得同往。神外质碍之像。尚得相随。况心内虑知之法。而不忆念。所以镜莹转明。刃砥弥利。谛聚为海。尘积成山。世世习而踰增。生生学而益广。近匹初始之月。终至十五团圆。舍人还受人。即是次生事。忆而不忘。其神功乎。闭目静思。自是女人情弱。读诵相续。岂非前身时讽。而论神授。何乃愚瞽。昧智慧之道乎。

法花光瑞菩萨现寿经

右。出古旧二录。云失译。

妙法莲花度量天地经

妙法莲花天地变异经

右二经。隋费长房三宝录注伪。

妙法莲花经论二卷

右。西域沙门菩提流支。魏云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总持。志在弘法。广流视听。遂狭道宵征。远莅葱左。以魏永平之初。来游东夏。宣武皇帝。下勅引劳。供拟殷贍。处之永宁大寺。四事供给。七百梵僧。勅以流支。为译经之元匠也。译出前论。沙门昙林笔受。其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甲。所翻新文。笔受蒿本。满一间屋。然其慧解。与勒那相亚。而神悟聪敏。洞善方言。兼工呪术。即无抗衡矣。尝坐井口。澡灌内空弟子未来。无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搗井中。密密加诵呪。纔始数遍。泉水上涌。及乎井栏。即以钵酌。用之盥洗。傍僧具见。莫测其神。流支曰。斯乃术法。外国共行。此方不习。谓为圣也。

妙法莲花经论一卷

右。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博贍之富。理事兼通。诵一亿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禅法。意存游化。以正始五年。初届洛邑。与菩提流支。同于洛阳内殿翻译。其后。二德各传师习。不相询访。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烦。勅令别处各翻。翻讫。乃参校。其间隐没。互有不同。勒那所翻。侍中崔光笔受。勒那。后为天帝请讲花严。于法座奄然而卒。都讲僧等。亦同时殒。魏境闻见。无不嗟美。

弘赞法华传卷第二

弘赞法华传卷第三

讲解第三

- 唐京师日严寺释吉藏
- 唐天台山国清寺释灌顶
- 唐牛头山幽栖寺释法融
- 唐武丘山寺释智琰
- 唐襄阳耆阁寺释智技
- 唐蓝田山悟真寺释慧远
- 唐牛头山释智通
- 唐左[仁-二+业]射宋国公萧瑀
- 唐海虞山释慧旻(昙玄附)
- 唐新罗国释缘光
- 唐苏州流水寺释玄璧
- 唐同州戒业寺释智俨

更有三十三人。录名居后。亦有造疏。

释吉藏。俗姓安本。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广之间。后迁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见于真谛。仍乞谥之。因名吉藏。其父将藏听皇寺道朗法师讲。随闻领解。悟若天真。年至七岁。投朗出家。采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咨禀。妙达指归。论难所标。独高伦次。词吐瞻逸。弘裕多奇。至年十九。处众覆述。精辩锋游。酬接时彦。绰有余美。进誉杨邑。有光学众。具戒之后。声闻转高。开皇末岁。炀帝晋蕃置四道场。国司供给。以藏名解着功。召入慧日。礼事丰厚。优赏异伦。王又于京师。置日严寺。别教延藏往彼居之。然。京师欣尚。妙重法华。乃因其利即而开剖。晚以大业初岁。写二干部法华。隋历告终。造二十五尊像。舍房安置。自处卑室。昏晓相仍。竭诚礼忏。又别置普贤菩萨像。帐设如前。躬对坐禅。观实相理。镇累年纪。不替于终。藏年气渐衰。屡增疾苦。勅赐良药。中使相寻。遗表殷懃。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汤沐浴。着新净衣。侍者烧香。令称佛号。藏加坐俨思。如有喜色。斋时将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武德六年五月也。遗命露骸。而色逾鲜白。有勅慰赙。令于南

山。觅石龕安置。凡讲法花。三百余遍。亦着玄疏。盛流于世。及将终日。制死不怖论。落笔而卒。

释灌顶。字法云。俗姓吴氏。常州义兴人也。祖世避地东甌。因而不返。今为临海之章安焉。父天早去。母亲鞠养。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审物类未知所目。母夜称佛法僧名。顶仍口敦。音句清辩。同共惊异。因告摄静寺慧极法师。闻而叹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为字。及年七岁。还为极公弟子。日进文词。玄儒并惊。清藻才绮。即誉当时。年登二十。进具奉仪。德瓶油钵。弥所留思。泊极师厌世。沐道天台。承习定纲。因有亏绪。俄随智者东旋。止于台岳。晚出称心精舍。开讲法花。跨郎笼基。蹶超云印。方集奔赴。负篋成群。有吉藏法师。兴皇入室。嘉祥结肆。独擅浙东。闻称心道腾。意未之许。求借义记。寻阅浅深。乃知体解心醉有所从矣。因废讲散众。投足天台。餐禀法花。发誓弘演。至十七年。智者现疾。瞻侍晓夕。艰劬尽心。爰及灭度。亲承遗旨。乃奉留书并诸信物。哀泣跪授晋王。晋王五体投地。悲泪顶受。仁寿二年。下令曰。禅师既是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花经疏。随使入京也。伫迟来仪。书不尽意。顶持衣负锡。高步入宫。三夏阐弘。副君欣戴。每至深契。无不申请。并随问接对。周统玄籍。后遣信送还。颯遗隆倍。嘗有村人于法龙。去山三十余里。染患将绝。众治不愈。其子奔驰入山祈救。顶为转法花经。焚栴檀香。病者虽远。乃闻檀香入鼻。应时痊愈。又乐安南岭地曰安州。碧树青溪。泉流伏溺。人径不通。顶留连爱翫。顾而誓曰。若使斯地夷坦。当来此讲经。曾未浹旬。白沙遍涌。平如玉镜。顶以感通相显。不违前愿。仍讲法花。用酬灵意。自顶受业天台。又禀道衡岳。思顛三世。宗归莫二。若观若讲。常依法花。及说圆顿止观四念等法门。其遍不少。且智者辩才。云行雨施。或同天网。乍拟瓔珞。随闻能领。唯顶一人。其私记智者词旨。及自制义记。并杂文等题目。并勒千碑阴。以贞观六年八月七日。终于国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轻疾。无论药疗。而室有异香。临终命弟子曰。弥勒经说。佛入灭日。香烟若云。汝多烧香。吾将去矣。因申遗诫。词理妙切。门人众侶。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三称阿弥陀佛。低身[仁-二+付]就。色貌欢愉。奄然而逝。举体柔软。顶暖经日。嘗有同学智晞。清高亮之士。先以贞观元年卒。临终云。吾生兜率矣。见先师智者。宝座行列。座皆有人。唯一座独空。云却后六年。灌顶法师。外此说法。焚香验旨。即慈尊降迎。计岁论期。审晞不谬矣。以其月九日。定于寺之南山也。

释法融。俗姓韦氏。丹阳延陵新亭人也。少小聪哲。不修矜操。真率自居。博览经史。弱冠。遂被经去俗。晦影山林。负笈寻师。不远千里。乃依第山丰乐寺大明法师。听三论。及华严大品。大集。维摩。法华等诸经。伏膺累年。妙探机奥。虽久为门侣。人未之识也。大明既灭。又听盐官邃法师讲诸经论。于时。座下学侣如林。各骋词锋。争驰辩箭。而融谦光藏用。默契于心。时候清闲。发疑起问。言理精妙。人所不闻。讲主惊嗟。深相崇礼。乃私谓人曰。此师。后日必为佛法八无。然率性无恒。不为时辈所许。后有永嘉永安寺旷法师。会稽一音寺敏法师。钟山定林寺旻法师。并当时义海。融遍游座下。忻然独得。后归丹阳牛头山幽栖寺。别为小屋。精修故业。远近学侣。翕尔归之。乃于岩谷之前。讲法华经一部。于时正在盛冬。凝霜被木。乃于讲所。忽生三茎金色莲花。众甚惊异。叹未曾有。经文既毕。花亦不见。又有一大鹿。常依时听讲。停法之后。绝迹不来。门人发心。皆以法华为正业矣。后不测所终。

释智琰。俗姓朱。吴郡人。祖猷。梁员外散骑侍郎。父珉。陈奉朝请。母张氏。初怀孕日。梦升高塔。登相轮而坐。诞育之后。有异侪童。八岁出家。事通玄寺璩法师。为弟子。其后。博采群经。跨轹先辈。陈至德三年。建仁王齐。百师百座。竞流天口之辩。琰时年二十有二。以英少之质。筮弘通之寄。机辩纵横。众所嗟服。隋炀帝在蕃。亦深加礼异。至大唐统宇。还归武丘山寺。讲念之余。常行法华普贤等忏。又诵法华。三千余遍。感应冥符。神瑞非一。宵炉未爇。自起烟芬。夕灌纔空。潜加溢水。以贞观八年十月。迁神山寺。春秋七十一。凡讲法华三十余遍。

释智拔。姓张。襄阳人。幼年清悟。雅好佛法。六岁出家。初为闰师弟子。闰顾有济器。乃携付哲法师。哲亦襄川僧望。具之别传。初诵法华。日通五纸。经中妙理。略有规度。惟日期经诸佛出世之大意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担毕依持。开悟蒙俗。承帝京上德吉藏法师。四海标领。三乘明匠。寻诣奉旨。欣击素心。首尾两遍。命令覆述。英俊鼓言。无非乱辙。藏亲临坐。拔问众言。一乘为云。遂分为三。亦可一乘为雨。分为三雨。众无敢答。藏曰。拔公此问。深得旨矣。乃属累大法。使必当遗寄。于是。振锡还襄。住耆阇寺。恒在常济。讲法华经。年别五遍。贞观十四年九月十七日。于清信士张公英家。宿集竖义。开法华题讫。云今与乡里大德檀越等别。时不测其言也。遂敛容端默。众疑入定。迫而察之。已迁化矣。合境缁素。嗟

惋特深。颜状如生。卓然加坐。蒋王。躬临礼拜。烧香供养。赠物百余段。墓所设五千人斋。春秋六十八矣。

释慧远。俗姓杜氏。京兆人也。弱不好弄。便慕内法。年甫十岁。投吉藏法师而出家焉。具戒已后。博文多识。讲法花经。皆自作章疏。晚辞人境。卜居蓝谷。乘闲乐道十有余载。贞观十九年。在寺夏坐。时属亢旱。乃讲法华。以祈甘液。远近听之。云集雾委。每有二老。应时而坐。既非旧识。远默记之。潜思诘问。未之发也。既讲至药草喻品。大雨沾洽。向之二老。三日不来。后策杖俱臻。远怪呼而问。乃逡巡对曰。弟子龙也。比蒙法师弘譬喻之品。开方便之门。思酬德惠。忽然降雨。但时未应下。敢擅洒之。故为龙王所答耳。因忽不见。远所服三衣。特加护净。或时飘然自被其体。而雅性谦挹。虽遇沙弥。必下骑而在问也。或问其故。答曰。髣髴染衣。仙圣幢相。师子致敬。今成正学。在余一介。敢不遵乎。远常诵法华。频有灵感。或不加油炷灯。数日自明。后染患浹辰。敛念而卒。年五十有一。贞观二十一年七月也。

释智通。姓陈。住梓州。八岁出家。为正道法师弟子。后诵法华并讲。在牛头山。善持威仪。奉戒贞苦。降伏黄老。士女奏章。必杖之五十。远近皆惮。寺宇成就。惟其经始。合众畏慑。无蓄私财者。常有双鹅。依时听讲。讲百余遍。两度放光。至贞观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众。吾造山寺。可用十万贯钱。恨未周备。今便永别。言讫而卒。春秋七十七矣。于时合寺房堂。并皆振动。树林草木。悉作白色。经一食顷。仍方还旧。

左仆射宋国公萧瑀。字时父。兰陵人。高祖梁武帝。父明帝。公深信释典。捐弃外学。时处会燕。勅每别赐素食。又赐王褒手书大品经一部。山纳袈裟一领。公虽参国务。而诵念无亏。手着法花义记凡十卷。时于第内为子侄讲之。疏成之日。梦多宝佛塔炳耀空中。因召名工造兹妙塔。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卒于玉花宫。未终之前。遗嘱云。吾之衣服道具。并送津梁寺。同僧羯磨。其上赐山衲。及高祖树皮衲。铁如意。曲几。麈尾。香炉。澡灌。玉唾壶。玛瑙珠。朝冠。器服。并入常住。永为供养。

释慧旻。河东人。志用方直。操行不群。九岁出家。精勤洁业。诵法华经。晷月便度。俄历众师。具探玄妙。年十七。赴请还乡。于光兴寺。讲法华经。听众云翔。咸陈嘉瑞。异香弹指屡经结空中。受具足后。更增荣问。一十七年不出寺门。无始要终。布衣蔬食。庆弟既绝谈谑。斯云。遂使兽群不

乱。鸟集无扰。大唐之始。便入海虞山隐居。二十余载。远方请业。常百余人也。地宜梓树。劝励栽植。数十万株。通给将来三宝功德。中年别于南涧。止一草庵。两兔一虎来共同。内外盘游。无相陵恼。至于禽兽神祇请受归戒。叙其事绩。未可具言。苏州都督武阳公李世嘉。及刺史江王。前后频请。并固让不受。以贞观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终于所遁。春秋七十有七。未终三日。异香满寺。举众怪问。曰吾后日当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云。慎无哭泣。各念无常。早求自度。丧事殡葬。律有恒仪。碑志饰词。一不须作。能依此诀。吾何言哉。斯固临终不挠。可谓坚贞者矣。

释昙宝。不知何人。断谷炼形。戒行无点。常讲观世音经导引士俗。而声调超挺。特异人伦。登高诵经。响闻三十里内。

释缘光。新罗人也。其先。三韩之后也。按梁员职图云。其新罗国。魏曰斯卢。宋曰新罗。本东夷辰韩之国矣。光世家名族。宿敦清信。早遇良缘。幻归缁服。精修念慧。识量过人。经目必记。游心必悟。但以生居边壤。正教未融。以隋仁寿年间。来至吴。会正达智者。敷弘妙典。先伏膺朝夕。行解双密。数年之中。欵然大悟。智者即令就讲妙法华经。俊郎之徒。莫不神伏。后于天台别院。增修妙观。忽见数人。云天帝请讲。光默而许之。于是。奄然气绝。经于旬日。颜色如常。还归本识。既而器业成就。将归旧国。与数十人同乘大舶。至海中。船忽不行。见一人乘马凌波来。至船首云。海神请师暂到宫中讲说。光曰。贫道此身。誓当利物。船及余伴。未委如何。彼云。人并同行。船亦勿虑。于是。举众同下。行数步。但见通衢平直。香花遍道。海神将百侍从。迎入宫中。珠璧焜煌。映夺心目。因为讲法花经一遍。大施珍宝。还送上船。光达至本乡。每弘兹典。法门大启。实有功焉。加以自少诵持。日余一遍。迄于报尽。此业无亏。年垂八十。终于所住。阁维既毕。髅舌独存。一国见闻。咸叹希有。光有妹二人。早怀清信。收之供养。数闻体舌自诵法花。妹有不识法花字处。问之皆道。有新罗僧连义。年方八十。弊衣一食。精苦超伦。与余同止。因说此事。录之云尔。

释玄璧。未详其氏。苏州吴县人也。幼小出家。住流水寺。好学不倦。多游岩壑。栖神妙观。不以世务婴心。猛兽毒虫。妖精恶贼。频繁遭遇。未始忤其情守。常坐一床方四尺。傍无尘杂。未曾倚卧。每讲中百十二门。摄大乘等论。花严涅槃法华等经。二十余州。咸来听受。尝讲法花经。忽有一鹤。从外飞来。于殿下池中。三度含水。喷洒于地。径诣佛边圣僧座上。一立不

动。直至讲了。然始飞去。如此经年。后乃恒住。上堂即鼓翼引前。下讲即倾身随从。法师或令其舞。即擢翻[求*页]足。顾影回头。乍起乍仰。或来或去。变态殊绝。难以具名。凡历二年。周旋不去。数州文翰之士。莫不伟而同咏。后刺史江王来向寺。长史司马。遣人来报法师。法师云。好。准常安坐。王至寺门。长史自报。师云。已知。如常安坐。王怪不来迎。遂即却去。至其夜一更。王总唤合郭众僧。为国行道。诸僧并驰集王所。王忿形于色。遣长史千行自唤法师。法师报云。王为国转经。心须殷重。未洁净辄即迎僧。大夫轻慢。不敬三宝。如此转经。亦非得力。王令宅内所有酒肉五辛。并皆除却。香汤洒扫。贫道。又须洗浴洁净。然可转经。公且去。后日来。王大瞋。更遣人唤法师。依常安坐。一无惧色。至后日。乃去至彼。王问诸僧曰。玄璧何如人。皆曰。禅行高僧也。王意少解。令人唤入。安一高座。遣三五美姬。侧近看侍。璧聊叙暄寒。即礼佛上座。结加趺坐。凝神寂定。乃经七日。身衣尘积。初无摇动。王大发善心。问众僧曰。若为得令其出定。僧云。以音乐供养。王命侍妓奏之。经半日。璧乃从禅定起。王及大夫人。请法师忏悔。受戒。所有猎拘鹰鹞。并皆解放。璧劝王诵般若心经。王依言敬受。每旦恒诵。于是倾舍名珍。奉酬师德。一无所受。皆令散施。王自尔之后。每斋日。常来就寺。参问幽玄。道化之声。于斯更远。即贞观中年之事也。后不知所终。

释智俨。俗姓严。同州人也。弱而好道。清真盖俗。率行方坚。动成轨则。年至十二三。忽遇梵僧。令其剃落。俨即鞠躬受诲。因此出家。住朝邑县戒业寺。于是。遍近众师。广祈玄教。至于摄论唯识般若维摩。及法华经等。并贯其幽旨。穷其了义。加之傍习世典。善谈老易。雅论玄情。出自天骨。未盈数载。遂当法将。每以讲说之余。栖心妙观。常坐不卧。用此为恒。房内唯有一床。更无什物。实所谓高洁法师。言行兼至者也。显庆三年。太州仙掌县道俗。请俨于灵仙寺。讲法华经。俨于寺僧还香房内。居止合舍。初夜取法华经。舒披案上。方欲寻读。于时。还香并侍者三人。并在其处。俨焚香未讫。忽见经上佛字中。出三舍利。五色光明。散满经上。行流不住。还香等。遍告寺僧。俱来礼拜。欲共收取舍利。舍利还流入于佛字。僧等礼拜悲泣。燃香发愿更覩真容。舍利还从佛字中出。流行不住。少选之间。别于他佛字中。相从隐没。俨所讲法华数十遍。感灵获瑞。难以具言。然妙行高踪。超驾伦辈。尝与诸僧。行于池侧。诸僧取水洗濼。俨止之曰。若物属他。不与不取。他池水。宁得非盗。又夏中正食。蝇来器上。俨一一以指徐引到致壁。人或问之。答曰。学修无畏施耳。自俨往来讲导。涉履数州。

每拱默徒行。执持衣钵。虽有香花幡盖。鼓乐弦歌。车马振天地。人物隘城郭。伊但疑然不顾。邈尔居后。其所感惠利。动盈亿万。一无希取。并随处施之。受具三衣。至终不替。不汁不破。但唯少故耳。斯乃秽累将除。业行坚固之先候也。将终数日。处处巡行。法朋旧识。人人共别。忽一日。洒扫庭院。端坐入禅。所有门徒。皆令念佛。遂因在定。于是而终。时年六十余矣。道俗悲恻。若丧所天。素服而从弟子礼者。万余人矣。于是。忽有异香。氛氲满院。经余七日。送毕方消。亡后数年。其舌不坏。鬓发加长二寸。容色如旧。识者。以为得道之流也。

- 晋剡东仰山竺法深
- 晋剡葛岷山竺法崇(有疏四卷)
- 晋于潜青山竺法旷
- 晋匡山东林寺释慧远
- 晋蜀龙[泳-永+开]寺释慧持
- 晋彭城郡释道融(有疏)
- 晋长安释昙影(有疏四卷)
- 宋吴虎丘山释昙谛
- 宋京师何园寺释慧亮
- 宋下定林寺释僧镜(有疏)
- 宋会稽嘉祥寺释昙机
- 宋豫州释道慈
- 齐伪魏济州释道登
- 齐京师湘宫寺释弘充
- 齐荆州竹林寺释僧慧
- 齐庐山释法龙
- 梁京师灵味寺释宝亮
- 梁上定林寺释法通
- 梁钟山开善寺释智藏(有疏)
- 陈杨都大禅众寺释法勇
- 陈杨都大彭城寺释宝琼(有疏)
- 周潼州光兴寺释宝象(有疏)
- 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道庄(有疏三卷)
- 隋常州安国寺释慧弼
- 隋吴郡虎丘山释智聚

- 隋丹阳仁孝道场释智珠
- 隋九江庐山大林寺释智错
- 隋京师大兴善寺释弘遵
- 隋京师大兴善寺释灵藏(又讲观音日二遍)
- 隋江都安乐寺释慧海(〔彰-章+(彰-章)〕/林]诵)
- 唐京师纪国寺释慧净(有疏十卷)
- 唐京师定水寺释僧凤(有疏)
- 唐京师通玄寺释慧顒

右并非专业。兼弘异部。略题徽目。知兰苾不绝耳。

弘赞法华传卷第三

弘赞法华传卷第四

蓝谷沙门慧详撰

修观第四

- 陈南岳禅慧思
- 隋天台山释智顒
- 唐天台山释智瓌

释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慈恕。知名闾里。尝数梦梵僧劝令出俗。骇悟斯瑞。辞亲入道。所投之寺。非是炼居。乃感神僧训令斋戒。奉持守素。日惟一食。不受别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绝。年登三十。在一空泽。立志诵法华经。诵之始半。忽有潜流漂涨。处处淹渍。没所坐床。及至身半。俄有遍体浮肿。不堪动运。乃立誓而言曰。我于此经。必有缘者。水当消灭。疾亦当差。如其无缘。水有重益。即于尔夜。水遂减耗。身疾亦愈。即停此处十年。诵经闭目。便见释迦弥勒来为说法。时覩远近山陵。坦无高下。若敛念诵经。其七卷诸品。行句字义。历然覩见。后移往陶丘山。山前诵经之处。甚多林木。俗人遇有侵伐。即感癩病。祈请还差。又于一夏。行法华忏。唯行及坐。胁不至床。夏竟。叹曰。吾一夏勤苦。空无所获。方欲放身。倚凭绳床。豁然开朗。心意明彻。证入法门。未敢自信。试读大智度

论初卷。即便心悟。一不遗忘。兼识言下之旨。如是遂读通一百卷。并能诵记。明解义味。自后诵念之暇。多讲释论及法花经。思知齐历告终。乃托身陈国。即入衡岳花盖峯下。立寺行道。初见一捕鸟人。掘地施掘。乃往告云。浅掘浅掘。伤我髑髅。入地未深。遂得白骨一具。捕人怪异。请问殷懃。思乃答云。我已二生。居此峯下。诵法花经。舍身于此。前身骸骨。并已消亡。今生见者。乃是第二身耳。所止庵舍。野人所焚。遂显痲疾。投诚归忏。既受草室。持经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复。又梦梵僧数百形服瓌异。上坐命曰。汝先受戒。律仪非胜。既遇清众。宜更翻坛祈请。师僧三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后忽惊悟。方知梦受。自斯已后。勤务更深。由此苦行。得见三生所行道事。又梦弥勒弥陀说法开悟。故造二像。并而供养。又梦随从弥勒。与诸眷属。同会龙花。心自惟曰。我于释迦末法。受持法花。今值慈尊。感伤悲泣。豁然觉悟。转复精进。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法花。琉璃宝函。庄严炫曜。功德杰异。大发众心。又讲此经。随文造书。莫非幽迹。后命学士智顓。代讲金经。至一心具万行处。顓有疑焉。思为释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尔。未是法花圆顿旨也。吾昔夏中。苦节思此。后夜一念顿发诸法。吾既身证。不劳致疑。顓即咨受法花行法。三七境界。难卒载叙。每年。陈主三信参劳。供填众积。荣盛莫加。说法倍常。神异难测。或现形小大。或寂尔藏身。或异香奇色。祥瑞乱举。临将终时。从山顶下半山道场。大集门学。连日说法。苦切呵责。闻者寒心。告众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花三昧。方等忏悔。常坐常行者。随有所须。吾自供给。必须利益。如无此人。吾当远去。苦行事难。竟无答者。因屏众敛念。俄然命尽。咸闻异香。满于室内。顶烟身轻。颜色如常。即陈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四。然而身相挺特。能自胜持。不倚不斜。牛行象视。顶有肉髻。异相庄严。见者回心。不觉倾伏。又善识人心。鉴照冥伏。讷于言过。方便诲引。行大慈悲。奉菩萨戒。至如缁纁皮革。多由损生。故其徒属服章。率加以布。寒即艾衲。用犯风霜。自佛法东流。几六百载。惟斯南岳慈行可归。所著四十二字门两卷。无净行门两卷。释论玄随自意安乐行次第禅要三智观等。五部各一卷。并行于世。

释智顓。字德安。姓陈氏。颍川人也。有晋迁都。寓居荆州之花容焉。即梁散骑益阳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梦香烟五彩。萦回在怀。欲拂去之。闻人语曰。宿世因缘。寄托弘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梦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师曰。白龙之兆也。及诞育之夜。室内洞明。信宿之间。其光乃止。内外胥悦。盛陈鼎俎。遂火灭汤冷。为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门

曰。善哉儿德所熏。必出家也。言讫而隐。宾客异焉。兼以卧便合掌。坐必面西。年大已来。口不忘噉。见像便礼。逢僧必敬。七岁。慧往伽蓝。诸僧讶其情志。口授普门品。初契一遍即得。年十有八。投湘州果愿寺沙门法绪。而出家焉。因潜大贤山。诵法花经。及无量义普贤观等。二旬未浹。三部究竟。又诣光州大苏山慧思禅师。受业止观。思又从道于就师。就又受法于最师。此三人者。皆不测其位也。思每叹曰。昔在灵山。同听法花。宿缘所追。今复来矣。即示普贤道场。为说四安乐行。顓乃于此山。行法花三昧。始经三夕。诵至药王品。心缘苦行。至是真精进句。解悟便发。见共思师处灵鹫山七宝净土。听佛说法。故思云。非尔不感。非我莫识。此法花三昧前方便也。又入涇州白沙山。如前入观。于经有疑。辄见思来冥为披释。尔后常令代讲。闻者伏之。即往天台。于寺北花顶峰。独静头陀。忽大风拔木。雷霆震吼。魅千群。一形百杖。吐大声叫。骇畏难陈。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烦痛。如被火烧。又见亡歿二亲。枕顓膝上。陈苦求哀。顓又依止法忍。不动如山。故使强轻两缘所感便灭。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敌胜怨。乃可为勇。文多不载。自后广流禅慧。学者如林。当时名匠。伏膺相繁。陈隋二代帝主后妃。咸受归戒。供施殷积。后往石城寺。于佛前。将就来报。施床东壁。面向西方。称阿弥陀佛。波若观音。时有欲进药者。答曰。药能遣病。以留残年乎。病不与身合。药何所遣。年不与心合。药何所留。智晞往日。复何所闻。观心论内。复何所道。纷纭医药。累扰于他。吾生劳毒器。死悦休归。世相如是。不足多叹。便令唱法花经题。顓赞引曰。法门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弘大。微妙难测。辍斧绝弦于今日矣。又索香汤漱口。说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观。四教。四无量。六度等。有问其位者。答曰。汝等懒种善根。问他功德。如旨问孔蹶者访路(云云)吾不领众。必净六根。为他损己。只是五品内位耳。又勅维那。人命将终。闻钟磬声。增其正念。唯长久气尽为期。云何身冷。方复响磬。世间哭泣着服。皆不应作。且各默然。吾将去矣。言讫。端坐如入定。而卒于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灭后依于遗教而殒焉。至仁寿末年已前。忽振锡披衣。犹如平昔。凡经七现。重降山寺。一还佛垄。语弟子曰。案行故业。各安隐耶。举众皆见。悲敬言问。良久而隐。所著。法花疏。止观门。修禅法等。各数十卷。顓。东西垂范。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众。四千余人。写经一十五藏。金檀画像。十万许躯。五十余州道俗。受菩萨戒者。不可称纪。传业学士。三十二人。习禅学士。散流江汉。莫限其数。沙门灌顶。侍奉多年。历其景行。可二十余纸。

释智瓌。俗姓张氏。清河人。晋室播迁。寓居临海。祖元秀。梁仓部侍郎。任临海内史。父文怀。陈中兵将军。瓌受经之岁。言无虚发。行不惭人。亲里乡邻。深加敬爱。年登十七。二亲俱逝。便投安宁寺慧凭法师。以为弟子。逖闻智者轨行超群。为世良导。即泛舸丰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花忏悔。第二七日初夜。忏悔讫。还就禅床。始欲安坐。仍见九头龙。从地涌出。上升虚空。明旦咨白。云此是表九道众生。闻法华经。将来之世。破无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陈至德四年。永阳王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来于镇所。瓌随师受请。同赴稽山。九旬坐讫。仍即辞王。往宝林山寺。行法华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来摇动户扉。瓌即问之。汝是何人。夜来摇户。即长声答云。我来看灯耳。频经数过。问答如前。其寺内。先有大德惠成禅师。夜具闻之。谓弟子曰。彼堂内。从来有大恶鬼。今闻此声。必是鬼来取人也。天将欲晓。成师扣户而唤。瓌未暇得应。便绕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瓌即开户问意。答云。汝犹在耶。吾谓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师以事咨王。王遣数十人。执仗防护。瓌谓防人曰。命由业也。岂防护所加。愿诸仁者。将领还城所。启王云尔。防人去后。第二日夜。鬼入堂内。槌壁打柱。周遍东西。堂内六灯。瓌即灭五留一。行道坐禅诵经。坦然无惧。于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将讫。见一青衣童子。称赞善哉。言已不现。虽值此二缘。心无忧喜。隋大业元年。驾幸江都。瓌衔僧命出参。引入内殿。御遥见瓌。即便避席。命令就坐。种种顾问。便遣通事舍人卢正方。送瓌还山。为智者。设一千僧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苏等。前后凡经八回。参见天子。并蒙喜悦。供给丰厚。以贞观十二年。卒于寺。春秋八十三矣。

弘赞法华传卷第四

弘赞法华传卷第五

蓝谷沙门慧详撰

遗身第五

- 宋招提寺释慧绍
- 宋庐山释僧瑜

- 宋竹林寺释慧益
- 梁石门寺释僧明
- 梁若耶山释道度
- 周益州大乘寺释僧崖
- 隋庐山化城寺释法充
- 隋庐山峯顶寺释大志
- 唐箕州刺史蒋王家人
- 唐荆州比丘尼姊妹(并州书生附)
- 唐雍州豹林谷释会通
- 唐襄州月岭山释昙猷(西明寺护论师附)

释慧绍。不知氏族。小儿时。母哺鱼肉。辄便吐弃。于是。即能蔬食。至八岁。出家为僧要弟子。精懃慍励。苦行标节。后随要。上临川招提寺。乃密有烧身之意。常雇人斫薪。[廿/积]于东山石室。高数丈。中央开一龕。足容己身。乃还寺辞要。苦谏不从。即以元嘉二十八年。于东山设大众八关。并告别知识。其日阖境奔波。车马人众。及赍持金宝者。不可称数。至初夜行道。绍自行香。行香既竟。执烛燃薪。入中而坐。诵药王本事品。众既不见。绍悟其已去。礼拜未毕。悉至。薪[廿/积]已洞然。诵声未息。火至额间。唱言一心。言已奄绝。大众。咸见有一星其大如升。直下烟中。俄而上天。时见者咸谓。天宫迎绍。经三日。薪聚乃尽。绍临终。谓同学曰。吾烧身处。当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后三日果生。正时年二十八。绍师僧要。亦清谨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终于寺。

释僧瑜。姓周。吴兴余杭人。弱冠出家。业素纯粹。元喜十五年。与同学僧昙温慧光等。于庐山南岭。共建精舍。名曰招隐。瑜常以为结累三涂。情形故也。情将尽矣。形亦宜损。药王之[跳-兆+(辙-车)]。独何云远。于是。屡发言誓。始契烧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为龕。并请僧设斋。告众辞别。是日也。云雾晦合。密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当清朗。如其无感。便当滂注。使此四辈。知神应之无味也。言已。云景明霁。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诵药王品。火焰交至。犹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弥山。并稽首作礼。愿结因缘。俄见紫气腾空。久之乃歇。时年四十四。其后旬有四日。瑜房中生双桐。根枝丰茂。巨细相如贯壤直耸。遂成奇树理。识者。以为娑罗宝树。克炳泥洹。瑜之庶几。故见斯证。因号为双桐沙门。吴郡张辩。为平南长史。亲覩其事。具为传赞。赞曰。

悠悠玄机 茫茫至道 出生入死
孰为妙宝(其一) 自昔药王 殊化绝伦
往闻其说 今覩斯人(其二) 英英沙门
慧定心固 凝神紫气 表迹双树(其三)
其德可乐 其操可责 文之作矣
式扬髣髴(其四)

释慧益。广陵人。少出家。随师止寿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烧身。众人闻者。或毁或赞。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饵麻麦。到六年又绝麦等。但食苏油。有顷。又断苏油。唯服香丸。虽四大绵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异。致问殷懃。遣大宰江夏王义恭。诣寺谏益。誓志无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将就焚烧。乃于钟山之南。置罐辩油。其日朝乘牛车。而以人牵。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凭。又三宝所寄。乃自身入台。至云龙门。不能步下。令人启闻。慧益道人。今就舍身。诣门奉辞。深以佛法仰累。帝闻改容。即躬出云龙门。益既见帝。重以佛法凭嘱。于是辞去。帝亦续至。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满山谷。投衣弃宝。不可胜计。益乃入罐。据一小床。以劫贝白缠。上加一长帽。以油灌之。将就着火。帝令大宰。至罐所。请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殒命。幸愿三思更就异途。益雅志确然。曾无悔念。乃答曰。微躯贱命。何足止留。天心圣慈罔已者。愿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许。益乃自手执烛。以燃帽。帽燃乃弃烛。合掌诵药王品。火至眉。诵声犹分明。及眼乃昧。贵贱哀嗟响振幽谷。莫不弹指称佛。惆怅[打-丁+(改-己)]泪。火至明旦乃尽。帝。于时闻空中笳管。异香芬苾。帝尽日方还宫。夜梦见益振锡而至。更属以佛法。明日帝为设会度人。令斋主唱白。具序征祥。烧身之处。造药王寺。以拟本事也。

释僧明。未详其氏姓。戒品凝洁。头陀为业。住濠州招义县石门山。于山顶石上。累砖造弥勒天宫一所。并弥勒像。常诵法华。幽求妙旨。诵持每闻空中弹指。及称善哉声。至天监年中。遂奏所梁武。请欲焚身。频繁再三。方蒙闻许。乃于弥勒宫前方石上。遂其先志。身并灰烬。唯余一甲。烧讫。其石方四五尺。忽陷成池。信宿花生。鲜荣绝代。诸饮此池者。疾病皆愈。后人取所焚灰。造其仪像。又造一小木像。重烧此甲。以灰涂之。人或沾污。像即移去。其行道之处。皆悉生花。大如梨枣。数过千百。现有表塔。具旌其事(云云)。

又交州平陆县有信士。失其姓名。因诵法华。遂仰药王之迹。焚身之后。其地隆起。状如人形。父往掘之。乃见金像一躯。大如人等。捧光欲举。忽然不现。

释道度。平阳人。本姓刘氏。经行伏定。居崇高之山。以天监元年。始至梁国。憩钟山定林寺行禅。出观所存利益。拔苦与乐。常运慈悲。梁国成康王。鄱阳忠烈王。并服膺禅师。受持禁戒。天监十七年。禅师自造法华经一百部。晓夜诵持药王一品。后于花林寺觉殿。启梁武曰。身为毒树。实宜焚灭。厌此形骸。为日已久。愿同喜见供养诸佛。勅旨答云。必欲利益苍生。自可随缘修道。若身命无常。弃尸陀林。施以鸟兽。于檀度成满。亦为善业。八万户虫。不容烧烬。非所劝也。又奉答云。道度此心不可夺。既蒙令勅。且当奉持。普通七年八月三日。乃入东州。至若耶山何令寺绝岩之间。爰构禅室。每独言曰。所应作者。悉已究竟。亦复何忧。乃稍积薪柴。渐就减食。其年十一月三日。钟自虚鸣。寺众惊恐。莫测何相。其月八日。钟又自鸣。二十三日。乃请百僧到山行道。四部咸花。三百许人。尔日乞受戒。弟子一百七十余。人。白云。道度凡夫。无明深重。唯有菩萨净戒。谨与大众。共结善缘。尔后更不复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饮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众同往见。瓶发五彩光耀。杂气氛氲。至二十九日旦。寺主全等数人。共登禅室。遥见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将暮。忽有群鸟五六百头。同集一树。俄顷而飞。是夜二更初。竟寺有杂色光。映烛房宇。至五更中。闻山顶火声振烈。惊走往观。见禅师合掌火中。春秋六十有六。刺史武陵王。乃遣洒扫收敛。于其处而建塔焉。后时闻山顶有石磬之声。声甚清彻。先烧身之处。有大柿树。枯死十有余年。禅师入山。恒坐树下。后春遂生枝叶。禅师东行之始。告弟子道隐曰。吾千载有幸。逢值法王。今为身远游。奉见无日。有受持铁钵。别当献奉。弟子道隐。具以状闻。并献铁钵。乃有勅曰。禅师心力决壮。能行难行。犹冀广为化道利益四生。便尔异世。良可叹惜。追踪喜见。必当面覩净明。以此而言。更为可欣也。

释僧岸。本獯人也。虽居夷俗。情慕华风。威容端俨。举止闲雅。加以性戒成就。不行残忍。獯之猥俗。多居山藪。好行杀猎。终日网捕。僧崖。端拱独自不为。父兄每瞋云其儻劣。崖意不免。杖刃而行。每见群鹿。挽弓射之。要附毛而过。卒无伤害。父兄虽见。亦无感悟。崖亦知其不可教化。遂辞而行焉。来至益州。投充阁梨。愿为弟子。出家以后。笃志精勤。身无长衣。钵无余食。每读法华经。至药王菩萨品闻烧身供佛。焚指弘经。覃思斯

言。内兴誓愿。遂烧一指。造法花经。当烧之日。观者填咽。嚙物委积。后营殿塔。爰及房廊。克日烧身。拟营斯福。时周赵王。褰帷益郡。抚政临民。除烦去苛。加以敬爱三宝。匡护四依。崖以此事咨王。王即许诺。克日傍告。远近咸知。薪柴累积。香油丰溢。其日。王亲率官寮。同来观礼。崖于是手执香烧。足蹶柴积。端坐其上。告四众云。崖心存利物。意靡贪求。今舍秽躯。建立净刹。若斯言不爽。要当示以肉心。誓已。因令纵火。端坐诵经。音声清亮。火至其面。声乃绝焉。于是。上天雨花。下遍城邑。远近悲哭。老少咨嗟。嚙施填委。珍贿山积。并以入寺。用兴殿塔。烧身既尽。肉心独存。此岂非位阶不退。故得言誓不差乎。王视肉心。抚而恸哭。菩萨圣人。于焉永往。呜呼痛矣。失荫如何。时人皆号为僧崖菩萨。王奉肉心。起一大塔。朝夕虔礼。供养无阙焉。

释法充。姓毕氏。九江人。常诵法花。其遍难纪。兼缮造寺宇。情存住持。末住庐山半顶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尝妄履。每劝僧众。无以女人入寺。上损佛化。下坠俗谣。然世以基业事重。有不从者。充叹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缘。正教不行。义须早死。何虑方士不奉戒乎。遂于此山香炉峯上。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净土。便于虚中。头忽倒上。冉冉而下。处于深谷。不损一毛。寺众初不知也。后有人上峯顶。路望下。千有余仞。闻人语声。就而寻之。乃是充也。身命犹存。口诵如故。迎还至寺。僧等感其死谏。为断女人。经于六年。方乃卒世。时属隆暑。而尸不臭烂。即隋开皇末年矣。

释大志。姓顾氏。会稽山阴人。发蒙出家。师事天台智者。颀覩其形神洒落。高放物表。因名为大志。禅诵为业。苦节自专。四方名所。无远必造。而言气清穆。仪相真严。故见者眙睐。知非凡器。开皇十年。来游庐岳。住峯顶寺。不隶公名。不预僧伍。诵法花经。索然闲雅。绝能清嘖。使诸听者忘疲。后于华山甘露峯南。建静观道场。头陀为业。介尔一身。不避虓虎。闻有恶兽。辄往投之。皆避而不瞰。山粒本绝。终日忘餐。或以饼果继命而已。外覩不堪其恼。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经于七岁。载禅业无断。晚住比山福林寺。会大业屏除。流从隐逸。慨法陵迟。一至于此。乃变服毁形。头擐孝经。龕布为衣。在佛堂中。高声恸哭。三日三夕。初不断绝。寺僧慰喻。志曰。余叹恶业。乃如此耶。要尽此形骸。申明正教耳。遂往东都。上表曰。愿陛下兴显三宝。当燃一臂于崇岳。用报国恩。帝许之。勅设大斋。七众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烧铁赫然。用烙其臂。并令焦黑。以刀

截断。肉裂骨现。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蜡灌。下火燃之。光耀岩岫。于时。大众见其行苦。皆痛心贯髓。不安其足。而志虽加烧烙。词色不变。言笑如初。时诵法句。或叹佛德。为众说法。声声不绝。臂烧既尽。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时年四十有三。初志出家至终。结操松竹。冬夏一服。无御缣纟。布艾毳素。自此为常。形极鲜白。唇如丹尽。裙垂半胫。足蹶蒲屣。言气爽朗。调逸风云。人或不识。怪所从来者。便皱眉告曰。余。九江庐山福林寺小道人大志耳。又善属文藻。编词明切。撰愿誓文。七十余纸。意在共诸众生为善知识也。僧为强御难奉信者。有见此誓。无不掩泪。今庐山峯顶。每至暮年。诸寺见僧宿集一夜。读其遗誓。用晓道俗。令众皆酸结矣。

蒋王家。有一部曲。忘记名姓。从八九岁。即受持法花经。昼夜念诵。忘寝与食。王。时任箕州刺史。部曲。遂情愿烧身。有女。事王。王极宠遇。女以状启王。王从之。部曲乃于山中。澡浴清静。并洁坛场。遂自焚身。经月。其女。令人收父灰烬。形骨都尽。乃于灰中。唯得一舌。肉色鲜泽。犹若生时。王女婿韦征。见之嗟叹。因遂启王。王亲视之。施加钦异。后经数岁。亦复如常。

荆州有比丘尼。姊妹二人。失其名讳。同诵法花。深厌形器。俱欲舍身。节约衣食。钩崇苦行。服诸香油。渐断粒食。后顿绝谷。唯噉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鲜爽。周告道俗。克日烧身。以贞观三年二月八日夜。于荆州大街。置二高尘。乃以蜡布缠身至顶。唯出面目。众聚如山。歌赞云会。二女咸诵法花。至药王品。其姊先以火炷妹顶。妹又以火炷姊顶。清夜两炬。一时同耀。焰下至眼。声相转明。渐下鼻口。方乃歇灭。恰至明晨。合坐洞举。一时火化。骸骨摧朽。二舌俱存。合众欣嗟。为起高塔。

近并州城西。有一书生。年二十四五。诵法花经。誓烧身供养。乃集数束蒿柴。曝之令燥。人问其故。密而不述。后于中夜。放火自烧。及人往救。火盛已死。乃就加柴薪。尽其形瘡。天乐异香。大发信心耳。

释会通。雍州万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捡。游泊林泉。苦节戒行。是其顾习。投终南豹林谷。潜隐综业。读法花经。至药王品。便欣厌舍。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贞观末年静夜。林中积薪为窟。诵至药王。便令下火。风惊焰发。烟火俱盛。卓尔加坐。诵声如故。寻见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晓。身火俱灭。乃收其遗骨。为起白塔。勒铭存焉。

释昙猷。俗姓张氏。许州人也。游学襄阳。忽生厌离。因遇值禅师。及无行禅师等。于月岭山。出家修道。专诵法华经。其诵经。必立净坛方数尺。悬二十一枚幡。烧香散花。然后乃诵。以为常准。后于岷山。欲读花严经。频感梦中有入。教诵诸偈。及至转经。宛与经文符合。后闻长沙寺阿育王所造飞来瑞像。甚多灵迹。若不轻生殉节。无由契此微诚。思欲此景药王焚身供养。以干封元年。行至像所。祈诚弘誓。愿无缘障。遂闻殿前弹指之声。于时。屯云骤雨。已积旬日。傍人止之。恐或成碍。猷曰。此有善相。必果不疑。恰至二月十五日夜。天大晴明。月光流照。猷以蜡布自手顶双爇。愿得久烧久供养。不愿早终。火及两腕。色貌无改。火至眉额。说法如初。怡然一心。目瞩瑞像。以光明供养。愿见日月净明德佛。人问苦不。答曰。心如金刚。无有退转。甚大凉乐。无有苦也。俄而猛焰腾赫。上下洞然。又于火中。告言念佛。初火势将盛。僧徒咸惧。恐无遗骸。莫知烧相。请留一验。以示含识。及后总成灰烬。唯余骸骨。明旦。合州奔赴。官寮咸萃。顶礼围遶。叹恩而还。纔出寺门。骸骨自碎。有信心者十余人。于灵骨前。祈请舍利。前后所降。凡有八粒。沈浮纵任。感发应心。今收其余烬。埋在寺中。每有弹指之应。

近西明寺沙门护论。初诵法华。一卷纔了。即烧一指。至于八卷。便烧八指。此虽非都舍。亦是遗身之次耳。

弘赞法华传卷第五

弘赞法华传者。宋人永苏景。依予之劝。且自高丽国所奉渡圣教百余卷内也。依一本书。为恐散失劝俊源法师。先乞书写一本矣。就中苏景等归朝之间。于壹岐岛。遇海贼乱起。此传上五卷入海中少湿损。虽然海贼等或为宋人被杀害。或及岛被溺死。敢见散失物。宋人等云。偏依圣教之威力也(云云)保安元年七月五日。于太宰府记之。大法师觉树。

弘赞法华传卷第六

蓝谷沙门慧详撰

诵持第六

- 西魏文皇帝
- 外国山居沙门
- 晋秣陵道场释宝庄
- 东晋山居释法相
- 东晋三贤寺释僧生
- 宋法华台释法宗
- 宋高逸释普明
- 宋瓦官寺释慧果
- 宋祇洹寺释道寿
- 宋法华寺释僧翼
- 齐高座寺释慧进
- 齐柏林寺释弘明
- 齐灵根寺释慧豫
- 齐定林上寺释超辩
- 齐天柱山寺释法慧
- 宋罗琦妻费氏
- 秦郡东寺沙弥
- 后魏崇山释净见
- 后魏释跋澄
- 后魏御史中丞陆载
- 梁南涧寺释慧观
- 梁新安太守五淹
- 梁会稽释僧迁
- 梁齐宁寺释通子
- 梁余杭释慧度
- 梁治城寺释僧欢
- 梁禅众寺释僧定
- 梁匡山释智登
- 梁游方沙门正则
- 梁上行先生庾诜
- 梁匡山释宝玦(五侠寺僧附雍州僧附)
- 梁衔草寺释志湛
- 梁凭法慧冥道见僧

西魏文皇帝。讳宝矩。坐四衢而翼诸子。驾三车而搗觉路。系衣珠于庶品。示井清于高原。大起伽蓝。深持净戒。入如来室。偏存孤老。每诵法华。以为恒业。

昔外国山寺。有年少比丘。每诵法华。尝于寺外经行。遇罗刹女。鬼变为妇人。甚好姿首。来娆此比丘。比丘被惑。遂与之通。通后。精神恍忽。无所觉知。鬼负之飞行。欲还本处规将噉。于夜前分。从一伽蓝上过。比丘在鬼上。闻伽蓝中有诵法华经声。因即少醒。忆已所习。乃心暗诵之。鬼便觉重。渐渐近地。遂不能胜。弃之而去。比丘少时醒寤。闻有钟声。即寻声到寺。扣门求进。具陈本末。然计去其乡。已二千余里。诸僧云。此人犯重。不可同止。有一上座云。此鬼神所惑。非是自心。既得脱免。显经威力。可留住寺。令其忏悔。后遇彼乡信。乃发遣之。

释宝庄。或云法庄。俗姓申。淮南人也。以晋泰元中。年始十岁。投庐山远法师。为弟子。少以苦节标名。元嘉初。止秣陵道场寺。业行精苦。常诵法华。每诵之时。恒净衣别座。焚香合掌。注想灵山。然后徐发雅音。又尽文句。其讽咏将半。比房闻庄户前。如有兵仗羽卫之声。宝天神来听也。宋大明初。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

释法相。不知其氏。自言河南人也。东晋义熙中。忽悟非常。超然出俗。隐居山谷。游止无定。廓尔幽闲。不偶明执。诵法华经。日夜不懈。相。会因行经太山祠。日暮。因宿庙侧民家。夜起诵经。忽闻扣门声。相时出看。见有一人玄衣武冠。见相致敬云。是太山府君。闻师诵经。故来参听。弟子庙中。一石函在。多有财物。以布施师。师可开取。其石盖。重过千钧。人莫胜举。相试提之。飘然而开。于是。取得绢一百匹许。钱百余贯。以施贫人。济诸穷者。后渡江。止越城寺。忽然失志。游荡无度。时镇北将军司马恬。恶其无道。招而鸩之。频倾三钟。神色不变。澹然无扰。恬大异之。惭愧悔愧。厚加供养。

释僧生。姓袁氏。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称。成都宋丰等。请为三贤寺主。诵法华习禅定。尝于山中诵经。有虎来蹲其前。诵竟乃去。后每至讽咏。辄见左右四人为侍卫。年虽衰老。而翹勤弥励。后婴微疾。便语侍者云。吾将去矣。死后可为烧身。弟子依遗命。

释法宗。临海人。莫知氏族。少好游猎。尝于剡。遇射孕鹿堕胎。鹿母衔箭。犹就地舐子。宗乃悟知贪生爱子。是有识所同。于是。摧弓折矢。出家业道。常分卫自资。受一食法。勤苦六时。以悔先罪。诵法华维摩。常升台讽咏。响闻四远。士鹿禀其归戒者。三千余人。遂开拓所住。以为精舍。因诵自号曰法华台也。后不测所终。

释普明。姓张。临渭人。少出家。禀性清纯。视不过步。蔬食布衣。以忏诵为业。三衣绳床。未尝远体。若欲消息。坐而假寐。诵法华维摩二经。及讽诵之时。有别衣别座。未尝秽杂。每至劝发品。辄见普贤乘象。立在其前。诵维摩经。亦闻空中唱乐。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乡人王道真。妻病。请明来呪。明入门。妇便闷绝。俄见一物如狸。长数尺许。从狗窦出。因此而愈。明尝行水旁祠。巫覡白云。神见之。皆奔走。后遇疾。正坐烧香。不觉便逝。即宋孝建中卒。春秋八十五矣。

释慧果。豫州人。少以蔬苦自业。宋初。游京师。止瓦官寺。诵法华十地。尝于厕前。见一鬼。致敬于果云。昔为众僧。而作维那。小不如法。堕在噉粪鬼中。法师德业高明。又慈悲为意。愿助以拔济之方也。又云。昔有钱三千。埋在柿树根下。愿取为福。果即告众掘之。实得三千。为造法华一部。并设中会。后梦见此鬼云。已得改生。大胜昔日。果以宋大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释道寿。未详何许人也。清和恬寂。以恭孝称。受五戒未尝犯。元嘉中。遭其父忧。因毁遘疾。自无痛痒。唯黄瘠骨立。经历年岁。诸治不瘳。因尔发愿。愿疾愈出家。立誓之后。渐得平复。如愿出俗。住祇洹寺。勤苦超绝。诵法华经三千遍。常见光瑞。元嘉十六年九月七日夜。见空中宝盖。垂覆其上。后不知所终。

释僧翼。吴兴余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绝尘之操。初出家。止庐山。依慧远修学。勤素苦节。见重门人。每诵法华一部。以晋义熙十三年。与同志游会稽。履访山水。至秦望西北。见五岫骈峯。有耆阁之状。乃结草成庵。称曰法华精舍。蔬食涧饮。三十余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

释慧进。姓姚氏。吴兴人也。少而雄勇。任性游侠。年三十。忽悟心自启。遂尔离俗。止京师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诵法华。用心劳苦。执卷辄病。乃发愿。愿造法华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钱一千六百。时有劫来。问进。有

物不。答云。唯有造经钱在佛处。群劫闻之。赧然而去。于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经。满足百部。经成之后。病亦少差。因诵法华一部。情愿既满。励操逾坚。常回诸福业。愿生赡养。未亡少时。忽闻空中声曰。汝所愿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齐永明三年。无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时。京师龙花寺。复有释僧念。诵法华。蔬食避世。

释弘明。本姓羸。会稽山阴人也。少出家。贞苦有戒节。止山阴云门寺。诵法华经习禅定。精勤礼忏。六时不辍。每旦即水瓶自满。实诸天童子。以为给使也。明。尝于云门坐禅。虎来入明堂内。伏于床前。见明端然不动。久之乃去。又时。见一小儿。来听明诵经。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时此寺沙弥。盗帐下食。今堕囿中。闻上人道业。故来听诵。愿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说法劝化。领解方隐。后于永兴石姥岩入定。又有山精来恼明。明捉得。以绳系之。鬼逊谢求脱云。不敢复来。乃解放。于是绝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顛。重其贞素。恶明出新安。止道树精舍。后济阳江齐之。于永兴邑。立昭玄寺。复请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为明。于村立柏林寺。要明还止。训勸禅戒。门人成列。以齐永明四年。卒于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释慧豫。黄龙人。来游扬州。止灵根寺。少而务学。遍访众师。善谈论。美风则。每闻臧否人物。辄塞耳不听。或时以异言问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毕。精勤标节。以救苦为先。诵法华经。又习禅业。精于五门(总彰佛体门。开智慧门。显不思议门。诸法正性门。了无异自性无碍解脱门)尝寝。见有三人来扣户。并衣冠鲜洁。执持花盖。豫问。觅谁。答云。法师应死。故来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尔。至明年满一周而卒。是岁齐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

释超辨。姓张。炖煌人也。幼而神悟孤发。履操深沈。诵法华金刚般若。后还都。止定林上寺。闲居养素毕命。山门诵法华。日限一遍。心敏口从。恒有余力。礼千佛。凡一百五十余万拜。足不出门。三十余载。以齐永明十年。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门僧佑。为造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

释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严。以宋大明之末。东游禹穴。隐于天柱山寺。诵法华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阁不下。三十余年。王侯税驾。止拜房而返。唯汝南周顛。以信解兼深。特与相接。时有慕

德希礼。或因颯介意。时一见者。以齐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

清信女费氏者。宁蜀人。宋宁州刺史费悦之女也。出为罗珣之妻。少而敬信。诵法华经数年。勤至不倦。后忽得病苦心痛。合门惶惧。属纩待尽。费氏心念。我诵经勤苦。宜有益佑。庶不于此。遂致死也。既而睡卧。食顷。如寤如梦。见佛于窓中授手。以摩其心。应时痊愈。一堂男女婢仆。悉覩金光。亦闻异香气。珣从妹。即王琰外族。曾祖尚书中兵郎费愔之夫人也。于时。省疾床前。亦具闻见。于是。大兴信悟。虔或至终。每以此瑞。劝化子侄焉。

释某。失其名。住秦郡东寺。有一沙弥。诵法华甚通利。唯到药草喻品。爰𦵏二字。随教随忘。如是至千。师苦责之曰。汝诵一部经。熟利如此。岂不能作意忆此二字耶。师。夜即梦见一僧。谓之曰。汝不应责此沙弥。沙弥。前生在寺侧东村。受优婆夷身。本诵法华一部。但其家法华。当时药草喻品。白鱼食去爰𦵏二字。于时经本无此二字。为其今生新受。习未成耳。其姓名某。经亦见在。脱不信者。可往验之。师明旦就彼村。访问此家。言毕。问主人云。有可供养处不。答曰。有之。问曰。有若为经尽。答云。有法华经一部。师索取看。药草喻品。果缺二字。访云。是大儿亡妇。生存受持之经。计亡。已得一十七年。果与此沙弥。年时胎月相应也。自后频移岁稔。始得精熟。不知所终。

释净见。不知何许人。童稚出家。多住崇高及龙门山。诵法华经。至一万三千遍。内精修妙观。深入禅要。既诵持积久。身力疲困。过二十余年后。忽闻住处北边。有诸小儿。言语闹乱。转觉烦闷。亦不测小儿从何所来。时有一白头老公。着白练裙襦。每来参问云。禅师四大何如。师答。渐觉羸顿。又不知何处。得多许小儿。日相烦乱。不复可忍。老公云。师往其戏处坐。待彼脱衣入水洗浴。师随抱一小儿衣还。若来取者。慎勿与之。其若骂师。师慎勿应答。弟子自来语之。见。即随老公语。往候之。诸小儿。果脱衣入池洗浴。乃抱得小儿衣还房。小儿寻后索衣。见。忆老公言嘱。永不还之。小儿即恶口。毁谤禅师。言及宗祖。师亦不应。白头老公寻至。语小儿云。汝入师怀里。小儿初不肯从。老公驱逼数回。始入见怀。没在腹内。老公问师。四大何如。见云。气力胜于从来。老公寻去。自尔已后。体力休强。禅

诵数倍。识者云。此当是普贤菩萨。令山神驱诸药之精。变为小儿。使其服之。除疾病耳。净见。即邈禅师之教授禅法之师也。后不知所终。

释跋澄。少出家。精神闇钝。而长斋蔬食。年二十五。受具戒发心。诵法华经。愿生西方。日诵一行。或至半偈。或都不得。年登八十。方始通利。后因眠息。梦见一人着朱衣武冠。手把请疏。开示跋澄云。天主帝释。遣来奉请。澄答云。贫道愿生西方。且忉利天。虽是胜处。然不称贫道所愿。朱衣人。于是即去。睡觉。召诸弟子。述向所梦。明日。又梦七层浮图。澄身居第五层上。向西望见。宝绳阶道。无有涯际。有二金刚。执杵在两厢立。数个青衣童子。捉白拂。拂此阶道。问童子云。此是何所。答云。此是西方宝绳阶道。来迎澄法师。法师睡觉。述斯事。语诸弟子云。汝可贸吾三衣六物。作一供斋。依语营办。斋前问大众云。见千佛以不。众云。不见。复问。闻非常香气以不。众云。咸闻。斋竟。澡浴剃发。端坐正念。于是而终。

后魏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陆载。本吴人也。为宋武咸阳王义真行军大都督长史。后没赫连。因即仕魏。有才调。善谈谑。而性爱虚静。常以佛法为意。每诵众经。赞扬玄真。末年精到。经字放光。诵法华经。频感舍利。

释慧观。不知何许人。流寓玄津。听南涧寺仙法师讲。最为领袖。后忽感恶疾。及开。自勸诵法华经。至心忏悔。精诚既彻。豁然消食。因以法华为业。梁武。勅观入寿光殿。既不得外讲。因知制义。言味宫商。辞理包富。吴平世子萧劝。临岭南番州。启观往彼。弘讲法华。道俗归心。每多祥瑞。后不知所终。

王淹。字公远。琅琊临沂人。祖份。尚书左[仁-二+业]射。父琳。司徒左长史。长公主所生。官至黄门郎新安太守。专心佛道。无懈晨昏。持诵法华积有年稔。其第八弟固。亦菜食。诵法华经。淹亡。与固梦云。吾得生西方无量寿国。胎生在铁叶莲华内。五百岁方得出胎见佛。以诵法华苦到故。得生西方。以愚痴多疑故。受胎生。于是别矣。上报汝知。诵经勿懈也。

释僧迁。会稽人。少而博学。多所该通。每常讲说。着诸经疏。甚有精理。诵法华积五十余载。以梁明帝天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向晓。梦见普贤菩萨乘白象。从东方来。手执白物。指僧迁顶。当时知是普贤。心中惊喜。唯得口称南无普贤菩萨。未及施礼。即便觉寤。后不知所终。

释通子。不知何许人。少出家。住齐宁寺。素与建初寺忍法师友善。听灵耀义。甚有思工。诵法华经一部。不持细行。京师疫疾。染患临终。忍师往看。谓曰。受生之处。愿相报知。通曰。从来常慨此事。今冥因善恶。决当相报云。后得二年。了无报应。至三年正朝。忍往其缘家。家人并皆山屈。忍住家中守屋。忍凭案。恍忽之间。见通公来。谓曰。近临终有契。久欲相报。事缘不展。今故白知。吾今作太山小吏。亦无大苦。忍曰。公平生诵经听讲。是德业人。那止得此报。答曰。我赖得此耳。若无是者。岂得如今。言讫而去。忍因精苦。更逾常日。

释慧度。吴兴人。听奉诚寺辩律师。精得大义。菜食长斋。诵法华经金刚般若。忽染疾暴亡。五日还活。自说见阎罗王。服远冠衣纓。如今王者。侍卫亦然。始时仪容温雅。亦判罪人事。便大瞋怒。鬓面动异。问度。有何业。答。诵法华经。王耸然弹指。又问。更诵何经。答。金刚般若。倍更骇肃。召出金床。与度坐。请诵。一遍究竟。王曰。此功德不可思议。法师年寿未尽。亦以经力扶持。犹延二纪。后果得二十四年。陈文帝元嘉时亡。春秋七十余矣。

释僧欢。未详其姓氏。出家。住金陵冶城寺。本羸病。乏气力。乃至心于寺塔下忏悔。祈请恳到。诵法华经不辍。于少时间。鬻然膂力。寺塔前。有两石师子。形甚重大。欢忽以两臂。各贯师子腹下。擎之而走。行十许里。都不觉倦。梁高祖。闻而骇之。乃勅罢道。隶裴邃北征。而殒。

释僧定。不知何许人。住江阳禅众寺。诵法华经一部。甚好声韵。不能谨节。流宕尘俗。然每感诸天童子。为之给使。有时醉卧。法衣离身。自然卷襞。引被整覆。衣脱泥垢。未暇浣治。乃复取之。久以香洁。或瓶水自满。或地恒扫净。定醉眼熹睡。一时酒醒。见天童子在前。遍身沾唾。自尔折节。遵修戒业。后不知所终。

释智登。不知何许人也。幼怀道德。于匡山大林道场。诵法华经。晓夜不息三年。已后意想。忽见空中有银殿。当其头上。涉历三载。银殿稍近。临其顶上。如是经久。所覩银殿。乃变成金殿。稍稍转迫。遂入房内。开眼闭眼。常在床前。久之。登试念轻身入殿。便见已居殿坐。甚觉怡悦。作意欲出。即还在本床。如是历试。数十回。弥生笃信。登既积行年岁。远近称传。求受归戒者。倾心日积。但耽好幽静。厌毒。尘諠。造请百方。莫能引致。后因晋安王。从雍州下还阳都。累信祈请。冠盖相望于道。王云。法师

若不降屈。弟子鹄伫。终不寝食。王既苦请。兼倾郭道俗。恳到要屈。登于是。暂顺物心。下郭赴信。与王相见。王即申弟子之礼。次郭邑道俗。求乞受戒。登云。白日喧杂。心多散乱。期在夜分。于是。道俗倾渴。夜集寺内。登乃出庭前暗坐。不许烛。大众已集。合掌一心。登即说戒相。至受归依正法戒。唇吻放光。遍照一众。众既覩光。悲喜交集。竞事礼拜。声音喧闹。不得受戒。登即闭口不语。光不复出。登云。本欲受菩萨戒。不欲期在礼光。今那见光竞礼。癡于受戒耶。戒本云。戒光从口出。此证戒相也。非是戒也。向者始欲授戒。大众即便喧闹。戒法未起。宜更从初而始。大众默听。还说戒相。到归依正法戒。口中还即光出。大众复起礼拜。沸闹聊乱。已复不得进戒。登又约勒。诫令静听。喧闹逾甚。夜过彻晓。城市相传。竟来观看。遂不得受戒。明日登即归山。还见金殿。因乃向诸同行。说其所见云。登今者升殿。不复来矣。于是数日而终。

释正则。不知何许人也。宿植芳因。早敦信悟。落采之后。即诵法华。尝与治城寺素法师。一夏同住。素。于时为人讲法华经。夜须看读而灯灭。欲出外取火。闻则师诵法华经。声韵甚高。意稍嫌之。欲过语则。开户举帘将出。乃见满寺人马。带甲持铙。或坐或立。向则房看。素。于是不复敢出。退还所住。须臾断契。又更举帘。仍见向者人马。立在空中。验知是天神来听。明日以问。则云。昨夜诵经。不觉声高。但弄快耳。素后每向人赞说。闻者增信。

庾洗。字彦宝。新野人也。其先周大夫。后六世祖陷。晋散骑常侍遂昌县侯。祖纂之。字道及。安西参军。父叔。宋道茂。丞相参军。洗幼勤学艺。长而精熟。纬候经史。书基算射。机巧画绘。莫不该通。深爱泉石。造次不忘。有宅十畝。山池居半。弟子城等。多为邦邑。每有真举。一为此用。不治产业。衣食蔬弊。尝遇火。止出书数箒。坐于池上。有为火来者。答云。唯恐损竹。洗从沮中田舍还。载米百五十斛。有人寄载三十斛。既至州。彼人云。君有三十斛。我有百五十斛。洗默然良久。竟无一言。随其所取。口不复说。有疑其邻善人为盗者。遂相据劾。事事欵伏。洗矜之。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伪为偷。亲戚请代备之。其人辜释。谢洗。洗曰。吾矜天下无辜。本不期尔报谢。平生无所游狎。河东柳恽。琅琊王秀。兰陵萧颖曹。并相钦尚。欲与之交。洗不顾也。啸咏风云。研窍空有。以此自足。梁普通十年。湘东王在蕃。授记室参军。不就。宅内立道场。旋遶礼忏。六时不辍。诵法华经。日夕一遍。三十余年后。数夜之中。必有道人。自称愿公。容止

非凡。听诵赞叹。呼诜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三月十一日。中时卧。惊觉曰。愿公复至。当不得停。会无痛恼。颜色不变。言终而卒。年七十八。舍园宅为寺。即若上行。尝谓帝王世纪乘繁省之中。更撰帝历二十卷。续郭璞周易新林二十卷。江陵记一卷。

释宝玦。张孝秀弟也。出家住匡山寺。诵法华经。甚得通利。而不能善摄身口。梁邵陵王嫌之。夜遣二人。密往杀玦。玦时在床卧息。忽梦见四人到床前。手摇玦云。邵陵王遣人来杀汝。汝那得安眠。玦因惊觉。即起向后开门。仍觉前户有人入声。心转惶怖。出至房后。本有池水。由来未经涉入。不测浅深。恍忽之间。忽见一船。二人倚篙待之。玦乃上船。到彼岸竟。即见邵陵王所遣二人。已在池边。但碍水不得过。玦自后折节读诵。善能断契。人所仿效。时人。呼为庐山杀契者。是也。

释志湛。齐州山庄人。是朗公曾孙之弟子也。立行纯厚。省事少言。仁济为务。每游诸禽兽。而群不为乱。住人头山邃谷中衔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读诵法华。用为常业。将终之日。沙门宝志。奏梁武曰。北方山庄县人。今住衔草寺。须陀洹果圣僧者。今日入涅槃。扬都道俗。闻志此告。皆遥礼拜。故湛之亡也。寂无余恼。端然气绝。两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二果者舒两指。验湛初果也。收葬于人头山。筑塔安之。石灰埒涂。鸟兽不敢凌污。今犹存焉。又范阳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诵法华。初死之时。权殡提下。后迁改葬。骸骨并枯。唯舌不坏。雍州有僧。亦诵法华。隐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来供给。及死。置尸岩下。余骸枯朽。唯舌如故。

梁太清四年。湘东王。号为承圣。遣大尉王僧辩。征侯景。次南陵。僧辩。遣凭法慧。至江北督军资。法慧暴亡。经五日便稣。说云。至阎罗王所。阶下见一僧。王先唤僧。上问。生时何业。答云。诵法华经。王遣人取高座。座至精妙。僧升座。诵得四纸许。王起到座前。顶礼三拜。遣人送之上生天道。

弘赞法华传卷第六

弘赞法华传卷第七

诵持第六之二

- 北齐灵岩寺东林僧
- 北齐并州看山掘地得舌
- 北齐寿门山顶释道树
- 北齐释灵偃(老矩师附)
- 陈交州僧都释法爱
- 陈寿春曲水寺释法慧(华手尼附东阁梨附)
- 隋光禄大夫陈陵妻章氏
- 隋齐州灵岩寺释僧生
- 隋琅琊居士王梵行
- 隋江都县释慧向(尼法润附)
- 隋高邕释宝通
- 隋江阳永齐寺释僧映
- 隋清信士陆淳
- 隋净道寺释法朗
- 隋禅居道场释慧斌
- 隋长乐寺释慧偕
- 隋天台山释智越
- 隋鄂州神异释僧朗
- 隋黄州随化寺释玄秀
- 隋始与释慧峙
- 隋扬州长乐寺释智业
- 隋并州人高守节

高齐时有僧。失其名。在灵岩寺东林。诵法华经。每精诚恳到。中表洁净。焚香礼佛。以求证验。初有大蛇及雉鹿等。俱来立听。诵讫乃散。中时即山神将食。自来供养。后忽见光明。从东山而下。有大菩萨。乘六牙白象。大众围绕。直至其前。僧望光礼拜。庆悦深至。疑义阙文。皆为敷释。余众但闻异香。经久方隐。

齐文成世。并州东看山侧。有人掘地。得见一处土。其色黄白。与旁有异。寻见一物。状人两唇。其中有舌。鲜红赤色。以事闻奏。问诸通人。无能知者。沙门大统法上奏曰。此持法华者。六根不坏报耳。诵满千遍。其微。验乎。乃勅中书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省。必有灵异。宜迁置净所。设斋供养。珍奉勅至彼。集诸持法华沙门。执炉洁斋。遶旋而祝曰。菩萨涅槃。年代已远。像法流行。奉无谬者。请现感应。纔始发声。此之唇舌。一时鼓动。虽无声响。而相似读诵。诸同见者。莫不毛竖。珍以状闻。诏遣石函藏之。迁于塔室(云云)。

释道树。寿春石涧人。蔬食长斋。诵法华一部。禅思透彻。远近钦敬。住寿门山顶寺。时住聚落。应赴齐供。就他乞衣食者。必是为之转厄。将物永去。灾障转移。退物更还。祸即不灭。有人姓郑。请树宿斋。诵经始讫。端坐思念。忽云。征相不好。见一棺木。破某处入。从某处生。于是。合家次第来问。并云非也。至少新妇曰。或是汝耶。宜好用心。少时。此妇因产而卒。又一时。诸尼在郑寺。共学经声。树来观。历到一沙弥尼。敛眉语曰。尔须忏悔。更二年婴百牛疾。乞活道路。果如其言。预记多验。年九十余卒。即天保中也。

释灵偈。未详何人。识见聪敏。每诵法华。初诵经竟。便感恶疾。即诉其师云。偈闻。受持法华。得六根清净。云何偈诵。乃感斯疾。其师云。汝诵经时。作若为方法。答云。诵时。或不洗手。或复袒。乍安脚后。乍置床头耳。师云。此是护法善神。谪罚汝也。非关经无感德。汝可忏悔。于是。作素木函。盛经顶载。在殿内行道。除大小便及以食饮。专自苦到。乃至头破血流。自咎自责。如是经历三年。于五更向晓。有人叩佛殿户。唤令便开。偈初不肯云。其是罪人。何处有闲佣相与开门。唤之不己。遂为开之。见一老公。须鬓皓白。手捉一杖。即连打偈云。汝从今去。更敢轻慢法华经耶。应打之时。身疮除愈。四大平复。天明视殿前。见有象迹。始知此老公是普贤菩萨。来降灭罪也。自尔。改忏俊革。精勤习诵。后不知所终。

又老矩师。亦以法华为业。诵持。即觉口中别有甘味。非世所有。故诵之。不欲息也。

释法爱。长沙人也。少而出家。不能蔬节苦行。诵法华经甚通利。兼听三论。隋阳晋征交址。值交人反乱。爱随例藏避。忽为五贼所得。置在一处。口云。待我食竟。杀却道人。爱乃见壁边有一槩子。挟将出外。向北直走。

值一大树。隐立树边。贼食竟起。遂遥似见爱。竟往趣之。近便不覩。自相谓曰。向者遥见道人。比至不见。当是去竟。爱一心捉槩不敢动。贼回首远相望。如有所瞩。忽云。道人已去。宜共逐之。遂奔驰竟往。爱。于是向北走。到一棘林。即投中隐避。乃遇两虎相抱而卧。虎见爱来。并举头看爱。爱转惶惧。口云。二檀越。贫道被贼逐。急投檀越。愿时将接救护。二虎即出外。奋迅惊吼。贼便退散。爱又北走。虎随追之。到一水边见人。持数片饮食授与爱。爱受而食之。乃是煎膏板也。气味甚美。即便渡水上洲。虎亦舍去。仍宿洲上。又遇二人。亦同在宿。大设异味。至晓方别。仍又嘱云。但北向行。自当得脱。于是北出三十余里。乃逢知旧。亦同避贼。相见欢喜。始得免脱。爱后向道俗说之。不知所终。

释法慧。未详氏族。出家住寿春曲水寺。蔬食长齐。不受嚫施。无贪无瞋。心行调善。布衣弊衲。不居房室止有绳床。在步廊下。诵法华经一部。诵时。口必有密光。看者。皆见照于檐宇。年七十五而终。即陈宣时也。

又高[邱-丘+王]县比丘尼花手。诵法华经。适通第一。右手爪上即生一花。形如菱菜。如是诵五卷。五指爪上。生于五花。次诵第六第七。掌内又生二花。形大于前。州境因呼为花手尼。尼亦无甚苦节。陈武帝。召见看之。后不知所终。

又长干寺东阁梨者。诵法华经。甚有节行。每有所诵。瓶水。夏冷冬温。略为常候。

清信女章氏。隋右光禄大夫陈陵妻也。诵法华经。每悔四体羸乏。不堪久诵。忽梦僧。持一椀药作黄色。来在章前。与之令服。已经少时。因腹痛惊觉。腹痛既甚。即使唤陵寻至。章云。世人道。若梦见道人。多是鬼。今夜忽梦服道人药。即是服鬼药。决死不疑。语顷乃令陵避。须臾下痢。纯作熏色。似梦所见。痢竟。所患都差。自后四体休健。常能读诵。日夜一遍。无复困极也。

释僧生。不知氏族。或云。卫州人。以开皇六年。至齐州界。其人。室无定所。但有伽蓝之地。不问有僧无僧。仍于中住。乞食诵经。限满千遍。然后一移。其年。至灵岩宝山道场。于兰若中。住诵经。尔夜。山神将数十人来听。生问曰。檀越何神。答云。弟子。是北山神。住此已来七百余年。今闻法师诵经。故来听之。屈师为诵。良久乃去。自后常尔。生于后出往相州。

建造经藏。旬月而成。意欲于眼中燃灯供养。而不能得出眼精人。于是。营得一刀子长五六寸。并钱一贯。入山觅猎师。师云。不用师钱。但与弟子刀子。猎师即为出眼竟。身青瘀。然后乃稣。稣竟。语猎师云。可以火熟。此疮。猎师以火熟之。然后还相州法藏寺。燃灯供养。诵经不息。若欲析请舍利。暂尔敛心。即降三五。或时。七日伏念。便盈百数。近远道俗。深敬慕之。开皇七年卒矣。

清信士王。梵行。琅琊临沂人。小失两眼。其母慈念。口授法华。至年十三。一部通利。仍昼夜诵习。凭心专到。诵得一万七千遍。虽目无覩。而行来不须前导。自识坑坎。能织席篔。缝衣书疏。胜有眼人。人咸疑其别有所得。蔬食持齐。永无妻娶。年七十一。开皇六年终。尸陀草野。鸟兽不敢近。肉既消尽。唯余白骨。舌方出口。长一尺余。色如莲花。其弟慧义。以砖函盛之。久而不烂。

释慧向。俗姓刘氏。彭城人。甚有道素。众所知识。省事务。唯诵法华。来到江都县。寄故亭村住。年一百二岁。初无疾病。而忽云。贫道当行。与檀越别。于是端坐而终。村人輿出林间。未敢埋殡。经一七日。其尸忽自仰卧。初申后屈已合掌。了不烂坏。转久但干辟而已。村人埋之于铜山之侧。采樵人。时有闻诵经声。不知的。在何处。扬州总管府司马赵元恪。因公行次。从向墓傍过。见一茎莲华。生于陆地。怪而访之。村人云。是慧向师之冢。此僧生存。诵法华经。或当是其所致。乃掘而视之。唯白骨口中。其舌如旧。红赤柔软。都不变坏。从此舌根。生此莲花。因遂闻奏。表其灵异。又起七层砖塔。塔今见在。

又比丘尼法润。姓陈。丹阳人也。住三昧寺。诵法华经。甚有道行。死后。尸陀林野。以施虫兽。经停百许日。虫鸟噉食都尽。唯舌与心。宛然俱存。舌犹赤色。而心稍如黑耳。其缘家子弟。乃收葬起塔。

释宝通。不知氏族。高[邱-丘+王]人。无余知解。唯诵法华经第七卷呪数篇耳。而忽自见鬼物。有杨桥村赵家妇。为村神所魅。通当过到神舍。神乃起迎请座。通谓神曰。居近人村。应为作益。何仍魅他妇耶。神曰。非弟子咎。此是群下耳。当为治之。即遣小吏。唤得魅神来到庭前。罚之一百流血。赵妇因是得差。又问神曰。彼白露村神。与此相关不。神曰。亦相关耳。通曰。彼村有郝家妇。为彼村神所魅。能令差不。神曰。可得。即遣唤彼白露村神。亦罚一百。郝家妇寻差。于后。赵氏妻。旧疾还发。歌吟竟

日。主人告通。通此往。即见前得罚之神。在病人傍。通语曰。前言永去。今那得来。吾当诵呪。神乃叩头。求哀乞得归。不烦呪也。神于是遥去。因尔永差。

释僧映。未详氏族居贯也。少出家。住江阳永齐寺。诵法华经。至于年老。诵习无辍。与一法师并房。法师意常嫌诵经声高。妨癡看读。请蹇师谏之。尔日初夜月朗。僧映依常诵经。蹇师欲往谏止。开户望见。映房前。有数千人。身着钾铠。持弓带仗。叉手胡跪。以听诵经。蹇师即退归房。明日备向此法师。述昨宵所见。共往忏悔嫌怪之罪。映。若凡常行往。恒闻前后似有钾仗之声。开皇年中。卒于寺矣。

清信士陆淳。吴人也。诵法华经一部。蔬食长齐。以大业二年五月。染患甚笃。经十余日。于后四日四夜。仰卧看屋。了不暂眴。有知识叡师。因来看疾。问。何所覩耶。其答云。佛记淳当生炎摩天。今见彼天宫堂殿。林木城阙。诸天徒众。看之致乐。不觉倦也。过四日。身亡。

释法朗。俗姓张。河北武城人也。幼而出家。唯修练行。住彭城郡南山净道寺。为沙弥时。诵法华经。自少至老。诵习不懈。至年五十三。开皇十三年死。得七日。见阎罗王。王前有六道人。王问初一僧。有何德业。初人答。诵维摩经。王曰。度南边立。问第二僧。有何德行。答。诵涅槃经十卷。王曰。亦南边立。问第三僧。有何德业。答。诵金光明经。王曰。亦南边立。问第四僧。有何行业。答。讲涅槃经。王曰。度西行立。问第五僧。有何德行。答。讲十地论。王敛眉而言曰。度北行立。第六问法朗云。有何行业。答。诵法华经。王曰。度东行立。问六僧竟。遣人。领北行立者。向地狱道。领西行立者。向畜生道。领南行三僧。向人道。语向三道者云。去不得归。次语法朗。领往天道。令见其生处。可放还家。赐寿八十五岁。朗后天宫还。忽然而活。看左臂上。隐隐有赤字。作八十五岁字。

释慧斌。俗姓胡氏。出家。住豫章郡禅居道场。后师事天台智顓。祈求出家。蔬食长齐。精苦尤甚。隐居匡山。杜绝人物。诵法华经。初诵经竟。即燃左手第四指。以为供养。如此日限三遍。自是累年每有殊香熏馥房户。又闻弹指感动居邻。以大业八年八月舍命。春秋四十有四。未亡之前。自覩神人现形数丈。而为作礼。称叹持经功德。因言。法师当行。躬愿陪从。又寺僧智海。实行人也。梦法师云。今生兜率陀天。接奉无由。便此辞别。深相劝课。使共行道。身亡以后。形体长大。倍于平昔。敛以旧衣。三分蔽一。

道俗惊异。莫详其理。遗言付嘱。令身施众生。同学僧顛。赞成其志。收骸。建立方坟于尸陀之所洪井岩焉。

释慧偕。俗姓刘。海陵人也。年九岁出家。事江都郡长乐寺盈法师。为弟子。年至十七。方诵法华。十八。师便迁化。唯余第四卷见宝塔品。已后未过。年二十二。遂染时患。当时困笃。唯一心念观世音势至。及所诵经。请救免厄。忽梦有人。来追慧偕。及同寺智达。将去。经涉山嶮。履践荦莪。俄顷到一处。如今府寺。行墙屋宇房廊宛然。兵卫森列。执持器仗。入门望见。一人戴乌纱帽。身着白衣。甚好鬓面。在厅上坐云。是阎罗王。傍无侍卫。此追摄人。送文书。舒王前案上。王即判偕等二人。取为左右。偕诉云。愿诵法华经。余半卷未度。及功德未了。所以不惬。王又判放偕。遥见放字分明。王即唤向所追慧偕人来脱衣。复唤得一人。头有角形。状如今鬼卒。手捉长鞭。挞此人。偕便惊觉。唤观世音弥勒。斯须臾。乃见一梵僧。手把杨枝。复有一俗人。如今维摩诘像。手擎铜娑罗水。此僧。即持杨枝拂偕。取水赐漱。问。病得几日。偕答。五日。僧云。六日当差。至明朝。即鼻中泻血。便即解醒。偕病差后。经停少时。知达染患。首尾七日。便即命过。偕平复如故。已后罄舍身资。造弥陀观音势至等像。又造法华思盖等杂经。二十余部。至大业十二年。偕年四十三。后不知所终。

释智越。姓郑氏。南阳人也。少出家。早离尘俗。后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投诚。授以禅法。深达五门。穷通六妙。诵法华经。万有余遍。瓶水自盈。经之力也。学徒虽众。最居称首。临海露山精舍。巨有灵异。智者每令影响。晦迹已后。台山一众。斯焉是属。大业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寝疾经旬。右肋而卒。春秋七十四。临终之日。山崩地动。境内道俗。咸所见闻。

释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许氏。南阳人。年二十余。欣欲出家。寻预荆落。摈止无定。多住鄂州。形貌与世殊。有奇相。饮噉同俗。为时共轻。常养一猴一犬。其状伟大。皆黄赤色。不狎余人。惟附于朗。日夕相随。未曾舍离。若至食时。以木盂受食。朗噉饱已。余者用餵。同器食讫。猴便取盂戴之。骑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夺者。辄为所咋。朗任犬盘游。略无常度。陈末隋初。行于江岭之表。章服龌弊。威仪越序。杖策徒行。护养生命。时复读诵诸经。偏以法华为志。素乏声[口*(上/下)]。乃洁誓诵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音韵谐畅。或如箏笛。或似风雷。纵任抑扬。文句明了。而唇吻

不动。转起喉中。傍人观者。视听皆失。其诵必以七数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万。然臂脚及手甲。缩任怀。有若龟藏。时同肉聚。或往酒席。同诸燕饮。而嚼噍猪肉。不测其来。故世语云。法华朗。五处俱时缩。猪肉满口腹。或复巡江洄泝。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无舣棹。随意所往。虽凌犯风波。瞬息之间。便达所在。大业末岁。犹未尘飞。而朗口惟唱贼。朝夕不息。官人惧以惑众。遂幽而杀之。襄阳法琳。素与交游。奉其远度。因事而述。

释玄秀。未详氏族居贯。少出家。住黄州随化寺。性清慎温恭。为志常诵法华。每感微异。未以为怪。时属炎暑。同友遂凉。遣召秀来。欲有谈笑。既至房前。但见羽卫严肃。人马伟大。怖而返告。同往共观。如初不异。转至后门。其徒弥盛。上望空中。填塞无际。多乘象马。类杂鬼神。乃知其感通也。置而却返。明晨惭谢。朋徒遂绝。秀专斯业。隋末终寺。

释慧峙。未详氏族。始兴人也。少而道素。勤于听习。诵法华经。凡三千余遍。年二十三。正听律。忽染时患。经涉数旬。乃梦有人将峙。到一所墙院。赤白一如官舍。入门即见贵人。形长八九尺。身着绛绀袍。戴乌纱帽。云。是阎罗王。王问。师作何德业。峙答云。少来诵法华经。王云。可诵。峙即觉升一高座面向西。诵法华经第二卷。到譬喻品中譬如长者有一大宅便住。王即起云。法师还去。命二人送。一人姓陈。一人不记。送出到路侧。将峙入一棘林中。断峙身为两段。人各捉一段。到河水边洗之。竟仍掷过傍岸。因即醒悟。疾亦轻损。数日平复。即能听诵。又年五十五时。身又染患。忽梦见在始兴果心寺浮图上立。有人推下云。乞汝八十余年命。因即痊愈。到大业十三年。年八十二岁。后不知所终。

释智业。俗姓扬氏。少小出家。住扬州长乐寺。精勤戒业。诵法华经。文句通利。犹若泻瓶。隋大业末年。字文化及在扬州作逆。杀炀帝于宫闱。于时天下崩离百姓饥馑。居人波迸。米升万钱。智业。时在别院。居一小屋。专诵不辍。遂饿死房中。无人收葬。此屋因复倾倒。智业尸骸。竟在其下。及义宁初。平定之后。其处忽生一茎莲花。光色开敷。异常鲜丽。道俗惊嗟。莫知其故。时寺僧有耆旧者。乃悟曰。此地。曾有一僧。专诵法华。于时。既属丧乱。于兹舍命。无人埋殡。骸骨在此。必是僧之灵也。乃寻掘花根。果得骸骨。其青莲花。乃从髑髅中舌根下生。舌如生存。都不烂坏。寺众。

乃将舌及华上堂。鸣钟集众。为转法华。其舌闻经。犹能振动。道俗闻之。观者如堵。莫不嗟叹。咸发胜心矣。

隋并州人。高守节。家代信奉。而守节尤为精到。年十六七时。曾游代都。道遇沙门。年可六十。自称海云。与之谈叙。因谓曰。儿能诵经不。答曰。诚其本心。云。即将向五台。至一处。见三草屋。纔得容身。乃于中止。教诵法华经。在外乞求。给其衣食。节。屡见胡僧来至。与师言笑。终而归去后。云辄问曰。识向胡僧不。曰。不识。云貌似戏言曰。是文殊师利菩萨。节。虽频承此告。未悟其旨。后忽使节下山。就村取物。仍诫曰。夫女人者。众恶之本。坏菩提道。破涅槃城。汝向人间。宜其深慎。节敬诺。受教下山。中路乃见一女人。年十四五。衣服鲜花。姿容雅丽。乘一白马。直趣其前。扣头向节曰。身有急患。要须下乘。马好跳跃。制不自由。希君扶接。济此微命。节遂念师言。竟不回顾。女亦追寻数里。苦切其辞。节执志如初。俄而致失。既还本处。具陈其事。师曰。汝真丈夫矣。虽然。此是文殊师利菩萨。节尚不悟。犹谓戏言。然。于此诵经。凡历三载。法华一部。甚得精淳。后闻长安度人。心希剃落。晨昏方便。咨师欲去。师云。汝诵得法华。大乘种子。今已成就。汝必欲去。当询好师。此之一别。难重相见。汝京内可于禅定道场。依止卧伦禅师。节入京求度。不遂其心。乃往伦所。伦曰。汝从何来。答。从五台山来。和尚。遣与师为弟子。伦曰。和尚名谁。答曰。名海云。伦大惊叹曰。五台山者。文殊所居。海云比丘。即是华严经中善财童子。第三大善知识。汝何以弃此圣人。千劫万劫。无由一遇。何其误耶。节乃始悟由来。恨不碎其身骨。而愚情眷眷。犹希再覩。遂辞伦返迹。日夜奔驰。及至故处。都无所见。

弘赞法华传卷第七

弘赞法华传卷第八

蓝谷沙门慧详撰

诵持第六之三

- 唐蓝田山悟真寺释慧超(善思附)

- 唐蒙阳长韦仲珪
- 唐左监门校尉李山龙
- 唐伯济国释慧显
- 唐隐居释法智
- 唐雍州高逸释遗俗
- 唐骊山高逸释法喜
- 唐金陵栖霞寺释道琼
- 唐雍州宝云寺释智友
- 唐蓝田山悟真寺释法诚(杨难及附)
- 唐摄山栖霞寺释智聪
- 唐绛州彻禅师所教癞人
- 唐京西南福水乡史呵誓(释道正附)
- 唐提州永福寺释玄真
- 唐高逸释正则
- 唐丹阳人阴明观
- 唐雍州蓝田谢智藏
- 唐臣山高逸释慧津
- 唐西京辩才寺释道珽(洪粲附)
- 唐雍州观道士史(秦州权氏女附)
- 唐左肃机崔义起突厥侍女
- 唐西京兴善寺释万相(扬州道艺附)
- 唐西京净影寺释智藏
- 唐雍州高逸释弘照(履信附)
- 唐苏州混山县尼

更有廿八人录名居后。

释慧超。俗姓范氏。丹阳建元人也。少有远量。温雅明达。萧然有拔尘之想。于是研穷秘藏。用成其愿焉。诵法华经。以为恒业。时光州大苏山慧思禅师。悟一乘之妙义。明三观之奥旨。超闻之。与天台智者。仙城慧命。契结良因。累年寻诣。禅师。常语众曰。超公得忍人也。会稽净业法师。卜居蓝谷。钦超道德。亲自邀请。共隐八年。常勤六度。又尝法令严峻。禁勒沙门。超。潜伏瓦窑。绵历三纪。后时难廊清。拂衣而去。告窑主曰。贫道。此中诵法华经。已千余遍。可扫洒供养。勿更用之。其人不信。仍修旧贯所

烧之瓦。遂变作莲华之形。周植四壁。远近见者。咸叹异之。又尝在寺诵经。有一猛兽。来听超诵。兼为受戒。以手抚之。略如家犬。语曰。檀越好去。即依言而返。感彻幽明。难以具记。后卧疾。弟子流涕跪问。答曰。吾之常也。长生不忤。夕死不戚。乃面西而坐云。第一义空。清净智观。奄然长往。年七十有七。即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也。自超九岁入道。即诵法华经。凡五十余年。向二十千遍。

有门人善思者。亦诵法华。万有余遍。临终之日。幡华音乐。纷聒空际。在寺僧众。咸悉见闻。又自见华台迎之。思乃端然拱立。合掌而化。远近观者。如堵墙焉。不许葬埋。施诸飞走。

清信士韦仲珪。临邛人也。天性孝悌。为里所敬。年十七。群表尤异。为蒙阳长。父廉。自资阳郡。亟以老归。武德中。遘病。仲珪不释冠带。勤于孝养。父之卒也。谢遣妻妾。庐于墓老。尤信佛教。诵法华经。昼即负土成坟。夜即专诵斯典。精诚不倦。绵历岁时。常有猛兽。夜至庐前。蹲踞听经。久而不去。仲珪正念曰。不愿猛兽之相逼也。兽即起去。明旦。见绕墓生芝草。七十三茎。当坟前者。行列次第。如人种植。皆朱茎紫盖。盖径二寸。光色异常。邻里以告州县。时。辛君昌为刺史。沈裕为别驾。共至墓所察之。忽有一鸟如鸭。衔双鱼。各长尺许。飞来集君昌前。置鱼于地而去。君昌等。尤深嗟叹。采芝草封。奏诏旌问后不知所终。

清信士李山龙。[冯/升]翊人也。以武德年中。任左监门校尉。忽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许。家人未忍殡斂。至七日而苏。自说云。当死时。被冥官收录。至一官曹厅。甚宏壮。其庭亦广。庭内有囚数千人。或枷锁。或桎械。皆立庭中。吏将山龙至厅事。见一大官坐高床。侍卫如王者。山龙问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龙至阶下。王问。汝生平作何福业。山龙对曰。乡人每设齐讲。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业。山龙曰。诵法华经两卷。王曰。大善。可升阶。既升厅上。东北间。有一高座如讲座者。王指座谓山龙曰。可升此座诵经。山龙奉命至座侧。王即起立曰。请法师升座。山龙升座讫。王乃向之而坐。山龙诵曰。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曰。请法师止。山龙即止下座。复立阶下。顾庭内囚已尽。无一在者。王谓龙曰。君诵经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内众囚皆以闻经获免。岂不善哉。今放君还去。山龙拜辞。行数十步。即见三人来。谓龙曰。王放君去。可不少多乞遗我等。龙未及言。吏谓山龙曰。王放君不由彼。然三人者。是前收录君使人。山龙惶

惧。谢三人曰。愚不识公。请至家备物。但不知于何处送之。三人曰。于水边送。山龙许诺。辞吏归家。见家人正哭经营殡具。山龙入至尸傍便活。后剪作钱帛。并酒食。送于水边。忽见三人来谢。愧荷言毕。忽然不见。

释慧显。伯济国人也。少出家。苦心精专。以诵法华为业。祈福请愿。所遂者多。闻讲三论。便从听受法。一染神。弥增其绪。初住本国北部修德寺。有众即讲。无便清诵。四远闻风。造山誼接。便往南方达拏山。山极深峻。重岩崇固。纵有往展。登陟艰危。显静坐其中。专业如故。遂终于彼。同学与。尸置石窟中。虎噉身骨并尽。唯余骸舌存焉。经于三周。其舌弥红赤。柔软胜常。过后方变紫。鞭如石。道俗怪而敬焉。殓于石塔。时年五十有八。即贞观之初年也。

释法智。宣城人也。少小出家。戒行勤苦。不交俗务。隐居山林。清净求志。诵法华一部。曾无懈癢。兼复声韵朗彻。音句分明。每常唱诵。人皆乐闻。时人。呼为智法华。贞观年初。居蒋山上定林寺。尝一夜。诵至宝塔品。其时风雨晦冥。震雷大至。师诵念不息。有诸房众僧。皆出外观雷雨。每因电光流昭。即见一宝塔。在虚空中。有大众恭敬围绕。寺僧惊异。咸共观之。至云雨晴霁。乃不复出。众共称赞。知是持经者所感致也。

释遗俗。不知何人。以唐运初开。游上雍州醴泉县南美泉乡阳陆家。镇常供养。清俭寡欲。惟诵法华为业。昼夜相系。乃数千遍。以贞观初。因疾将终。遗属友人慧廊曰。比虽诵经意望灵验。以生蒙俗信向之善。若身死后。不须露骸。埋之十载。可为发出。舌根必烂。知无受持。若犹存在。当告道俗。为起一塔。以示感灵。言讫而终。遂依埋葬。至贞观十一年。廊与诸知故。就墓发之。身肉都销。惟舌不朽。一县士女。咸共仰戴。诵持之流。又倍恒度。乃函盛其舌。于阳陆村北甘谷南岸。为建砖塔。识者尊严。弥隆信敬。

释法喜。俗姓李。襄阳人也。七岁出家。事颢禅师。为其津导。荆州青溪山寺四十余僧。喜为沙弥。亲所供奉。昼即炊煮薪蒸。夜便诵习经典。山居无炬。燃柴取明。每夕自课诵通一纸。如是累时。所缘通利。虽学诸经部类。而遍以法华为宗。常假食息中间。兼诵一卷。余即专以禅业念在前。纔有昏心。便有温故。又以颢师去世。意欲冥佑灵爽。愿诵千遍法华。因即不处旧房。但巡遶寺塔。行坐二仪。誓穷本愿。数满八百。精厉晨宵。系心不散。觉转[但-日+木]健。同寺僧。见白牛驾。以宝车入喜房内。追而观之。了无纵

绪。方知幽通之感。有契教门。武德四年。萧瑀召住津梁寺。后退居骊阜。而卑弱自守。营救在怀。诸有疾苦。无论客旧。皆周给瞻问。亲为将疗。至于屎尿脓吐。皆就向[口*束]之。都无污贱。情倍欣恻。以常业也。贞观六年春。创染微疾。自知非久。强加医疗。终无进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门人。无常至矣。勿事器扰。当默然静虑。津。吾去识。勿使异人。辄入房也。时时唱告三界虚空但是一心。大众。忽闻林北音乐车振之声。因以告之。喜曰。世间果报。久已舍之。如何更生乐处。终是缠累。乃又入定。须臾声止。香气充满。达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鲜洁。如常在定。

释道琼。俗姓张氏。不知何许人也。贞观六七年中。住金陵栖玄寺。无他行业。唯诵法华一部。兼声韵清雅。人所乐闻。与一沙门字法敏。同房居止。琼于后夜。端坐诵经。敏在床侧。裸体而卧。身甚休强。先来无患。忽从床上。自樸仆地床。如人力牵掣打棒。求哀乞恩。如是非一。道琼初见忙惧。失声唱叫。合寺惊走。谓是大虫。须臾见琼相报。始共观候。槌樸犹自未已。经一日后。渐得安定。乃失本心。问其所由。答云。见有神鬼瞋责。为露体仰卧。不敬经典(云云)。

释智友蒋州人。未详氏族所出。幼而齐肃。端居不杂尘伍。早年离俗。雅爱斯典。昼夜诵持。略无弃日。及乎陈入关。便住花原县宝云寺。虽自南徂北。此业无亏。每诵经之时。必执炉闭目。香烟不绝。凡经四十二年。前后总计将五万遍。所用澡瓶。居常溢满。以贞观八年。无疾坐卒于所住寺。春秋七十二。将终之日。有天乐来迎。于房户空中。繁食良久。又有香气若云。充塞院宇。其人物在内。互不相见。久之而灭。弟子德藏。及乡人士庶。千有余人。迁柩于东南安居山。坐尸树下。经宿就视。莫知所在。

释法诚。俗姓樊氏。雍州万年人也。童子出家。事神僧僧和为弟子。和特有殊鉴。识其名器。乃遣就禅林寺相禅师。遵承定学。未盈数载。遂升堂奥焉。后遇超公。隐居蓝谷。披诚请诲。虚受不怠。虽慧解傍通。以诵法华为业。尝心力疲竭。将癯受持。遂作观音行道。以祈冥佑。满三七日。于佛前。忽见巨人着白衣。持一品药。授令服之。此后心力倍常。读诵无辍。每夏中。[米*(升-冫+下)]五百遍。六斋日[米*(升-冫+下)]七遍。欲过此数。亦不为劳。略计十年。将余万遍。屡闻空中作乐。金石铿锵。至诵经遍其声。乃息。嘗有下村一清信士。恒供养诚。家中忽遭重患。长幼十余。并至危愒。

其人忧迫。投诚乞救。诚乃引至法华堂内二画神前。指而谓曰。此檀越。信心真实。家婴患苦。汝可随之为除疾病。其人即归。患者并见二神。以手楯抚。应时痊愈。曾有凶人欲密害诚者。夜往其处。乃见门内。猛火赫然。遂惭悔而遁。贞观十四年夏安居之末。因忽有疾。自知将谢。愿生兜率。澡浴之后。诚令俭约。至月末。天故语曰。欲来径入。何用弦歌。顾谓侍者曰。有童子相迎。今在门外。吾将去矣。如来正戒。其勸勉之。无后悔也。言毕。口出光明。烛耀房宇。又闻异香芬馥而至。众见俨然端坐。不觉已终。年七十有八。贞观十四年七月也。

有俗士扬难及者。本县人也。幼而耿介。不杂凡游。年将知命。方祈妙典。闻诚有道。遂师事焉。诚乃授以法华。数月之间。悉得通利。励精翫习。晓夜忘疲。虽涉众务。其声不辍。于后。无疾奄然而终。终后焚烧。髑舌独在。诚因收举。藏之石函。置法华堂。时加供养。屡闻函内讽诵之声。振动石函。词句明了。闻者敬悚。知受持之力焉。

释智聪。未详何人。每诵法华。兼听三论。陈平后。渡江住扬州安乐寺。大业既崩。思归无计。隐江荻中。诵法华经。感有四虎遶之而已。聪不食经十余日。初无饥渴。谓虎曰。吾命须臾。卿须可食。其虎忽作人言。造天立地。无有此理。俄见一老公。年可八十。掖下挟船。来就聪所曰。师欲渡江。栖霞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时目中泪出。聪谓公曰。救危拔难。正在今日。可迎四虎。于是。利涉往达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聪领四虎。同至栖霞舍利塔西。经行坐禅。誓不寝卧。众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声告众。由此惊悟。至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讫。往止观兴皇。礼大师影像。还归本房。安坐而卒。异香充溢。丹阳一郭。受戒道俗。三千余人。奔走登山。哀恸林野。时年九十九矣。

释僧彻。未详何人。住降州南孤山陷泉寺。曾行遇癞者。彻引至山中。为凿穴给食。令诵法华。癞者。素不识字。加又顽鄙。句句授之。终不辞倦。诵经向半。梦有教者。自后稍聪。得五六卷。疮渐觉愈。一部既了。鬢眉平复。肤色如常。故经云。病之良药。斯诚验矣。

清信士史呵誓者。住京城西南丰谷乡。少怀善念。常诵法华。行安乐行。慈悲在意。不乘畜产。虚幻为心。名沾令史。往还京省。以诵业相仍。恐路逢相识。人事暄凉。便瘖所诵。故其所行。必由小径。低声怡颜。缘念相续。及终之时。感异香殊气充于村曲。后十年。妻已重发。唯舌鲜好。余皆朽

尽。乃别标显焉。又释道正。金陵白马寺僧也。亦诵法华。身死之后。以火烧身。乃于灰中。得舌一枚。俨然不坏。道俗莫不称叹(云云)。

释玄真。俗姓凭氏。本寿春人也。少小出家。言游扬土。居永福寺。诵法华经一部。无时懈怠。时于秋天月夜。持诵此经。至第七方半。比房有一沙门。忽起如厕。乃见庭中有大人形。回举头四望。即观空中。有一神人。巍然而住。此沙门。因立足瞻仰。更不移步。久之。经文亦了。神忽不见。其僧。从此学诵持。终身不懈。

释正则。俗姓张氏。幼而出家。脂腴不犯。五十余年。戒行无缺。诵法华经一部。文句通利。昼夜诵念。不曾弃口。时人号为则法华也。褚恽家甚敬信。于居宅之内。别为一院。立佛堂僧房。则。缘众事出城。即居停宅内。忽遇患弥笃。遂终褚家。死后舆还本寺。则去之后于所卧房。但闻异香氛氲。七日乃歇。则初大渐。经二日。气息纔属。至墓方稣。乃谓诸弟子曰。吾向一处来。见宫殿崇丽。七宝庄严。宝树金池。非常奇特。亦不可以世间能比。又见无量诸圣僧。快乐不可言。后经信宿乃绝。年七十余矣。

清信士阴明观。丹阳小邹村人也。少年曾经出家。无他行业。诵法华经一部。后遂还俗。兼有妻子。家业农功。或被官驱役。或居家力作。生业甚贫。衣食不继。口恒诵经。不曾暂息。除寝食私承官私人事之外。皆不弃口。在后。忽于夜中。闻空中有人。唤阴明观阴明观。唤甚分明。观起应诺。空中人又曰。汝起。我与汝金宝。宝在村南田东头。大黄连树下。汝可往取。明观怀欣。即起呼其子。持火及锹镢。共往田中。子见父将往。犹怀疑恨。曰。那得忽尔夜中取金。阿翁狂癫。父固戾去。及至树下掘凿。了不见金。儿又谏父。须臾之顷。闻空中声曰。可更近前。依言而取。果有所获。因此生业用展。无复贫寒之毙。村乡怪其引用异常。疑有他故。观乃具向父老说之。弥勤诵习矣。

清信士谢智藏。雍州蓝田人也。虽处田家。恒持五戒。因缘暂至县下。见寺中。有沙门讲法华经。至第六持经眼耳鼻舌身意功德。乃即发心归家。诵持第六一卷。除人事以外。不曾休息。其人心愿更进余卷。既远居田野。无人教授。始欲弃家寻师。生业又癯。昼夜观思遇明师。经于数年。忽见一婆罗门僧来扣藏门。谓藏曰。汝有食不。乞我一齐。智藏欣然。随家所有。即具蔬饭。如法供设。僧既食毕。谓智藏曰。汝欲得受法华经者。可将本来。智

藏欢喜。深适所愿。即授其经。一从闻受。更不忘失。受经既了。僧忽不见。智藏怀思情甚惆怅。恨不识神人。自师去后。但闻异香。数日不绝。

释慧津。俗姓钱氏。不知何许人。少小出家。精修定检。匡山庐岫。每所游盘。而恒诵法华无辍。昏晓除寝食之余。未尝间息。其诵。必周围数步。扫洒清静。采拾时花。庄严营饰。中心五六尺许。悬幡烧香。别施一座。于是。着新净衣。礼十方佛。合掌端坐。然后乃诵。诵满万遍。忽依稀如云雾。里见三变八方宝座宝树。诸佛菩萨。朦然在目。至万五千遍。了了具见。后不知所终。

释道璘。未详氏族。荆州人也。戒业精勤。讽诵兹典。布衣一食。殆有过人之量。后来游关辅。仰止道宣律师。咨求出要。探玄伊极。亚采前贤。后因博访妙津。止辩才寺。忽体仆息微。经数日。自见被冥官追录。将至王前。王曰。师诵法华。律行清静。应生第四天中。慈尊众所。弟子罪恶之身。恐不复相遇。故欲见师。愿垂救也。璘遂暂稣。向诸僧具说。言讫而卒。又释洪粲。亦诵法华。频有山神寺神。往来礼拜(云云)。

史崇。长安郊南人也。少属道。早预黄巾。住玄都观。后忽发心。诵法华经。日恒一遍私立佛像。六时礼忏。每为诸道所嫉。因兹返俗弥精讽诵。后忽染患暴亡。时在盛夏。一无变坏。唯闻香气。亲里敬凿龛。安堵侧近。时时常闻妙香。后经年余。筋肉都尽。唯舌形颜色。与常人不异。或有疑骇之者。乃火烧不变。斧斫无损。远近见闻。信倍恒百。

秦州权氏女。常诵法华。死后十余年。其家将欲改葬。见其骨肉。销散略尽。唯舌如生。

左肃机崔义起。有一突厥侍女。素不识文。于麟德年中病死。经夜。见一梵僧。突厥求哀。僧以锡杖扣其顶。教诵法华经一部。言作梵音。比明乃稣。自陈其事。家人不信。告义起。起试之。突厥便诵经如流。即请西域梵僧来。听侍女所诵之经。自首至尾。言音通正。一字不遗。时以奏闻。上云。冥道如此。岂得不信。当时朝臣。无不知者。

释万相。俗姓杜氏。雍州万年人也。幼枝尘泽。遍师名德。戒珠朗彻。学海冲深。讽诵法华。兼敷义理。凡讲十余遍。而福慧是资。慈柔宅性。工诲诱。巧方便。顷以兴善佛殿。忽属灾焚。轮奂再成。相有其力。又于殿之北

面。造镌石法华一部。庄严伟丽。颇称奇绝焉。曾于檐下诵经。忽有白雉。驯伏左右。以手取之。初不惊扰。随相来去。向余十日。又于房后木。见金铜龕像。无何而至。青雀一双。两边侍立。相收得像。鸟忽飞去。或炉中火炭。自然而出。或床后荐间。异香频发。又于中夜静坐。忽然似梦。见西北天中明星千许。久观变为宝塔。高广严饰。望之无际。又见东北七星。大踰寻仞。瞻覩未已。遂见七佛从星中出。金仪端粹。朗照赫然。相恒愿见七佛及多宝佛塔。梦中悲喜交襟。礼拜赞叹。少选之间。倏焉而灭。其所诵凡四千余遍。将终之际。令门人雅胜等。称普贤菩萨名。俄白云。普贤菩萨来。右肋而卒于兴善寺。春秋七十四。

又扬州栖灵寺僧道艺。常诵此经。每至现宝塔品。空中弹指数十下。自此后精诵倍常。

释智藏。俗姓费氏。本夏州人也。少出家。住大兴善寺。每诵法华。声辩清彻。令人乐闻。其诵多以千遍为眼。尝损心吐血经数日。寺僧季暮。告藏曰。传闻。损心。用小便和面作浆。服之即差。藏云。誓于千遍之内。不以秽物熏经。此虽为药。终乖宿志。藏乃扫洒庭除。捧经置案。烧香旋遶。礼拜祈诚。尔夜忽如睡梦。见一梵僧。与藏取水。和面作浆。授之令服。藏饮之未半。欵然即悟。乃心力倍常。还尊旧贯。贞观九年。尝有夏州僧石法师。闻藏诵经。奉苏三斤。以充供养。藏盛以一器。初日。以铜匙。取中心桃许。明日更取。乃见旧处。融苏凝满。即复饮之。于是。从夏至秋。日取如故。藏私心庆悦。始悟醍醐。自出到八月。分此旧苏。与同寺僧。灵卿音禅师为响说之。又每闻异香。及弹指之响。屡为幽人。唤之令起。而前后所诵。一万余遍。但以戒足少亏。不获深悟。识者恨之。年八十有八。终于净影寺焉。仪凤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

释弘照。俗姓尚。官雍州。高陵县人也。祖父并世载芳猷。薄居微官。母张氏。簪纓茂族。特怀深信。照稚岁。殊姿天然雅器。口不茹熏秽。目不留玩好。尘秕在家。耽爱出俗。年二十。投成律师机禅师。而剃落焉。二德学行。着闻京邑。上首默鉴良材。欣然顺许。于是。即诵法华。数月便度。而性务幽简。不悦嚣烦。其后。遂卜宅终南。于折谷避世堡。依岩枕石。誓诵千遍。既而贞情霜皓。妙韵风畅。频感冥祇潜来翼卫。或公私艰虞道俗缠纒。即有大虫鸣吼。略为常候。又忽降深雪。面唯升许。二十余日食之不尽。但以久居此地。闻见遂多。供施殷繁。伤皮害髓。乃与友人履信。移住

鄂县西南之寒山。更修前业。路极险阻。经途百余里。又属咸亨不稔。素无储积。往往有人担齐食来送。尔后寻访。莫知踪绪。时二德及一居士。并结草庵。星居自荣。照忽见一蛇长百尺。斑文五色。头高丈余。直来庵所。低身俛听。照初惊惶战栗。不敢视之。闭目清诵。声辞屡辍。渐以理革情。稍得流泽。于是。起大悲心。发深重愿。合掌流泪。抗音终部。蛇少选而退。自尔频来不息。照虽颇知无害。然恶其腥臭。惧其形状。初以杖约。随手即去。后令居士驱之。其乃以绳缠颈。引致深业。系于大树。至夜。照信及居士。梦一女人。掩泪泣而前曰。弟子。是此山神女。性乐闻法。数以秽形。干突法众。今被驱系。辞师远去。不复闻诵大乘。以此为恨。照等各自惊觉。遽相征问。所梦既同。疑其致死。即执炬往看。果有期事。居士号泣投地。披诚忏悔。就其尸所。共为诵经。又欲设千僧斋。乃于庵侧。获银数饼。下山饷会。恰然周足。尝行至一村。有贫女刘氏。请留供养。照愍之而止。于七日中。罄其所有。照便欲去。信女殷懃复留。更无资货。遂剪头发。以置齐食。更经七日。照复欲去。贫女悲泣固留。因复停止。女卖发之直。用之已尽。忧根通宵。莫知出处。忽以手摩头。觉发生如故。惊喜踊跃。即便更剪。复经七日。还长如前。凡经三剪。照以淹留既久。烦损殊深。执持衣钵。决不肯住。女乃顶礼具陈云。师自有[米*(升-冫+下)]。照等闻此。噎不得言。悼责微躯当斯厚意。永淳之前。复往同州素丝山。依常综习。忽无疾终于山舍。故甘泉寺四辈。聚火烧之。唯舌不燃。红赤如本。时韩城县庆善寺寺主。或因等行颇流俗。不信有之。乃与合寺僧徒士俗五百。柴炭数车。更烧十遍形色俨然。方皆悔伏。其舌。盛以香函。流传供养。

履信。不知何人。操业高洁。略与照同。莫逆至交。亟积寒暑。照既沦化。慨恨莫追。遂振策徂南。增修禅观(云云)。

比丘尼。失其名。住苏州混山县界。少小入道。常诵法华经。每日两遍。二十余载。比尼容貌妍详。见者思恋。至永昌元年。县录事姓朱。遂起恶心。横加非望。尼雅志贞确。意不从之。朱乃恼乱寺众。破损常住。尼等不知何计得免斯苦。持经尼云。此法华经。何无灵验。即着净衣。入佛殿。烧香发愿。其后。录事假托别由。而来寄宿。心怀异意。方欲向尼房去。少选之间。忽觉半体酸疼。男根遂落。遍身流汗。即发癩疮。眉毛鬓须。一时俱堕。录事悲悔百方。竟不痊损。

- 晋蜀石室山释法绪

- 宋江陵释僧隐
- 宋京师润心寺释道荣
- 宋高昌释僧遵
- 宋庐山释慧庆
- 宋京师道场寺释法庄
- 宋京师彭城寺释僧覆
- 宋京师枳园寺释法匱
- 齐京师灵鹫寺释僧审
- 齐武昌樊山释法悟
- 齐京师后岗释僧候
- 齐京师普弘寺释慧温
- 梁钟山延贤寺释慧胜
- 隋东都翻经馆释彦琮(常诵梵本)
- 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远
- 魏太山丹岭寺释僧照
- 隋九江庐山释大志
- 隋终南山释普济
- 隋东都慧日道场释智果
- 隋怀州柏炎山寺释昙询
- 唐京师清禅寺释慧颐
- 唐京师崇义寺释慧顒
- 唐天台山国清寺释僧明
- 唐伪郑释知命
- 唐太原释慧远
- 唐骊山津梁寺释善慧
- 唐京师大庄严寺释善因
- 唐京师清禅寺释曹□

弘赞法华传卷第八

弘赞法华传卷第九

转读第七

- 外国兰若比丘
- 齐高宗明皇帝
- 梁中宗元皇帝
- 宋盖州素寺释智远
- 隋魏州刺史崔彦武
- 唐巴州刺史苏长妾
- 唐苏州嘉兴县令刘弘仁
- 唐郑州市辛老
- 唐新罗国沙弥
- 唐并州石壁寺鸬鷀
- 唐洛阳白马寺释法眼
- 唐雍州万年县刘时

大智度论云。昔有一国中一阿兰若比丘。大读摩诃衍。其国王。常解发。令其蹈过。又有一比丘。乃语王言。此摩诃卢。不多读经。何以大供养如是。王言。我一日。半夜欲见此比丘。即往到其住处。见此比丘在窟中。读法华经。见一金色光明人。骑白象合掌供养。我来转回。便灭不现。我即问。大德。以我来故。光明人灭。何也。比丘言。此即遍吉菩萨。自言。若有人读诵法华经者。我当乘白象来教导之。我诵此经故。遍吉自来。遍吉。即普贤也。

齐高宗明皇帝。讳鸾。字景栖。凝神觉海。思积耆山。洒一雨于群蒙。润三枝于庶物。造千金像。写一切经。持六净齐。口诵波若。造归依寺。召集禅僧。常读法华。亟淹寒暑。

梁中宗元皇帝。讳绎。字世诚。积善余庆。家传至德。宿奉胜因。怀深信。造天居天宫二寺。供养千僧。讲成实论。学毘昙。于琰师。习分著于智上。手书圣僧。并书千佛名。诵药王呪。又复勤求宝所。顶戴髻珠。转读法华。以为恒务。

释智达。益州素寺僧也。行颇流俗。而善经呗。时诵法华。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敛。遂延二日。入息稍还。至三日旦。而能言。自说。始困之时。见两人皆着黄布袴褶。一人立于户外。一人径造床前。曰。上人应去。可下地。达曰。贫道体羸。不堪涉道。此人复曰。可乘舆。而舆至。达既升之。意识恍然。不复见家人屋室。及所乘舆。四望极目。但覩荒野。途径艰危。示道登蹶。二人驱之。不得[但-日+木]息。至一朱门。墙闼甚华。达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贵人。朱帟专床坐。姿貌严达。甚有威容。左右兵卫百许人。皆朱衣柱刀。列直森然。贵人见达。乃敛容正坐。谓曰。出家之人。何置多过。达曰。有识以来。不忆作罪。问曰。诵戒度不。达曰。初受具足之时。实常习诵。比遂废讲。恒事转轻。故于诵戒。时有亏损。复曰。沙门而不诵戒。此非法。可且读经。达即诵法华三契而止。贵人。勅所录达人曰。可送置恶地。勿令大苦。二人引达将去。行数十里。稍闻轰磕桡声沸天。而前路转闇。次至一门。高数十丈。色甚坚黑。盖铁门也。墙亦如此。达心自念。经说地狱。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时不修业行。及入门里。桡声转壮。久久静听。方知是人叫呼之响。门里转闇。无所复见。时有火光。乍灭乍扬。见数人反缚前行。后有数人。执叉刺之。血流泉涌。其人乃达从伯母。彼此相见。意欲共语。有人曳之殊疾。不暇得言。入门二百许步。见有一物。形如米圖。可高丈余。二人执达。掷置圖上。里有火。烂烧达身。半体皆烂。痛不可忍。自圖墮地闷绝。良久。二人复将达去。见有铁镬十余。皆煮罪人。人在镬中。随沸出没。镬侧有人。以叉刺之。或有攀镬出者。两目溃突。舌出尺余。肉尽折烂。而犹不死。诸镬皆满。唯一尚空。二人谓达曰。上人实时应入此中。达闻其言。肝胆涂地。乃请之曰。幸听贫道一时礼佛。便至心稽首。愿免此苦。伏地食顷。祈悔特至。既而四望。无所复见。唯覩平原茂树。风景清明。而二人犹导达行。至一楼下。楼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谓达曰。沙门受轻报。殊可欣也。达于楼下。忽然不觉。还就时身。

博陵崔彦武。隋开皇中。任魏州刺史。因行部至一邑。愕然惊喜。谓从者曰。吾昔尝在此邑中为人妇。今知家处。因乘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令叫门。主人公年老。出来拜谒。彦武入家。先升其堂。视东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隆高处。谓主人曰。吾昔读法华经。并金钗五侯。藏此壁中。高处是也。其经第七卷尾后一纸。火烧失文字。吾至今每读此经。至第七卷尾。忘失不能记得。因令左右。凿东壁。果得经函。开第七卷尾及金钗并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读此经。钗亦是妻物。妻因产死。遂失所在。不

谓使君乃知其处。彦武因指庭前槐树曰。吾欲产时。自斛头发。置此树空中。试令人探树中。果得发。于是。主人悲喜。彦武留衣物。厚给主人而去。

苏长。未测其居贯。武德中。任都水使者。出为巴州刺史。将家口赴任。渡喜陵江。中流风起船没。男女六十余人。一舟溺死。唯有一妾。常读法华经。船中水入。妾头戴经函。誓与俱没。既而船没。妾犹不沈。随波泛滥。顷之着岸。遂载经函而出。开视其经。了无湿污。在扬州嫁为人妇。而逾笃信焉。

刘弘仁。年十八时。任国子学生。与同士十人。于相师处。求相吉凶。相师皆克其富贵贫贱之时。天寿年月之数。谓弘仁曰。年至五十一。其年四月十一日必死。弘仁。时住苏州嘉兴县令。其余九人。皆如相者之说。祸福不差。及弘仁十八已来吉凶。皆验。至今正年五十一矣。自度至期必死。以四月一日。遂诣州。与诸官寮取诀。时韩王元嘉。为苏州刺史。问其所由。弘仁具陈其事。王教之修福。仁至四月八日。遂即遇疾甚笃。王请诸寺僧尼。为弘仁。转法华经一千遍。至十一日。转经数毕。诸僧又为弘仁。更读一百遍。弘仁流汗[雨/泳]霖。所患都愈。平复如常。信知福力诚不可量也。

有辛老者。失其名。年八十有余。住郑州市西南角。常受持法华。专心清洁。自三十年来。每夜读经。夜明如昼。不假灯烛。若舍经卷。还暗如常。不复见物。

新罗国。有金果毅。生一男子。从小出家。乐读法华经。至第二卷。误烧一字。年十八。忽从夭丧。还生别处金果毅家。又得出家。即偏爱读法华经。至第二卷。每于一字。随问随忘。梦有人云。小师前生。向其乡某金果毅家生。亦得出家。在彼生时。读诵法华。误烧一字。是以。今生随得忘。彼旧经现存。往彼自看。此小师。依梦向彼寻觅。果得其家。借问投宿。前生父母。依稀欲识。寻访旧经。乃见第二。实烧一字。小师及前父母。悲喜交并。二家遂为亲好。彼此无二。当即言及州县。州县奏闻。举国传咏。于今不息。即贞观时也。

有一老僧。失其名。住并州石壁寺。禅观为业。贞观年末。房楹上有二鸽。老师每以余食饲之。后虽渐长。羽翼未成。乃并学飞。俱堕地而死。僧因收葬。经旬日后。僧夜梦有二小儿。告曰。儿等。为先有少罪。遂受鸽

身。比来闻师读法华经。及金刚般若。得受人身。儿等。今于此寺侧十余里某村某甲家。托生为男。十月之外。当即诞育。僧乃依期。往视见此家。一妇双生二男。因作满月齐。僧呼二孩子曰。鸽儿。两儿并应曰诺。一应之后。岁余始言也。

释法眼。俗姓高。隋齐国公高颀曾孙也。俗字立敬。一名元怛。未出家时。贞观中。与兄立览。于他度寺僧明藏处。学读法华波若。稍似精熟。敬后弃其所习。龙朔元年。征辽还。三年正月。往台看勋。从顺义门出。有两骑追之曰。今捉获矣。敬问曰。卿是何人。答曰。我是阎罗王使者。故来追卿。其人惶忙。走马而出。欲投普光寺。使人曰。疾投寺门勿令入。入即得脱。及至寺门。乃见一骑投门。又西走欲入开善寺。又合骑投门。遂尔相从而奔。欲还本宅。宅在化度寺东。恐道远。乃欲入醴泉坊。一骑在前。其人以拳击之。鬼遂落马。后鬼曰。此人大龕。急曳下。挽却头发。即被牵发。如刀割状。又有朱衣白马人。以手柘敬胸。敬应时落马颠仆。久之稍醒。若坐雾中。家人舆还。至晓稣云。备见阎罗王。云君何盗僧果子。何事说三宝过。遂依状罪。无敢厝言。王言。盗果之罪。合吞铁丸四百五十枚。四年受之方尽。说过之罪。合耕其舌。因放令出。遂稣。俄自见有人头有双角。棒一铁丸。缚敬手足。令一一噉之。傍人不见铁丸。唯见敬张口努目。通身赫赤。喉内热气上冲。蒸鬱难近。经日方醒云。已一年吞百余丸。其若无此经四日如此。吞丸云尽。即就会昌化度二寺。投诚忏悔至三月三日。又被前使追将见王。王曰。尔诽谤三宝。罪当耕舌。敬又见二人。以钳拔舌。似长数百尺。又见二人。各执一耜刃。偶耕其上。勘案乃云。尝读法华金刚般若。因尔得苏。亲等视其舌上。若刀割处。为读二经。所以不断。敬后若思若说。战怖流泪。因遂出家。名法眼。精厉倍常。住东都白马寺。不知所终。

刘时。雍州万年县平康坊人。永隆二年六月患。经二日致死。死经六日。唯心上暖。其家已择殡日。未敢袭敛。至七日平旦。忽然再稣云。当时。被一人引入大城。宫殿楼观。壮丽异常。见阎罗王。云汝可具录生时功德。遂答云。生时只读法华经两卷。更无别功德。王遂索罪案。及业秤秤之。法华两卷。乃重于罪案。王捡案云。其人合得九十年活。谓案典曰。汝何以错追。大罪过。可放他还。因令得活。经二十许日。委顿方疗。遂受戒。不饮酒食肉。造金字法华经。永充供养。

弘赞法华传卷第九

弘赞法华传卷第十

蓝谷沙门慧详撰

书写第八

- 齐太祖高皇帝
- 齐竟陵文宣王并世子
- 北齐释道超故弟子
- 隋河东练行尼
- 隋扬州严恭父子
- 隋客僧救同学
- 隋司空窦杭弟璉
- 唐贝州人马衡
- 唐比干山释昙韵
- 唐巴西令狐元轨
- 唐洺州妙智
- 唐雍州人陈法藏
- 唐左仆射萧[阿-可+禹]父子
- 唐弘福寺释智晔
- 唐洛州人何玄玲
- 唐汝州梁县刘老
- 唐蓝田徐氏
- 唐郎将吴氏
- 唐悟真寺释玄际

齐太祖高皇帝。姓萧。讳道成。字绍伯。阅想真乘。虎心宝地。出火宅而长鹜。超化城而直指。度僧立寺。大启福门。铸像持经。频修慧业。每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僧三百。朔望之日。不许杀生。又以万机之暇。手写法花。庄严杰异。恒申供养。

萧子良。南兰陵人。封竟王。齐永明七年。志上。以四千钱。就竟陵王。作八关齐。白王云。可请云副。此是真出家人。王即请副为善知识。共王造法

华经千部。王梦一人问云。欲得功德不。王云。欲得。即指水中功德。王仍入水。得一卷法花。觉已深怀喜跃。即澡洁中表。手写法花经一部。观世音一部。世子巴陵王。亦手写法花经一部。副又梦。一人骑白马。于空从东方来。授副信幡。又永明十一年四月末。梦一人送经一卷云。言有误。明日遇得一部法花。试略披看。遂见第五卷寿量品。有一句异。云一尘一劫。于时。募集数十部经。悉无此句。即言推义。乃是法花之极致。是以即撰经文。便有白雀来翔。以应嘉瑞。副后不知所终。

释道超。不知何许人也。出家住齐郡山寺。立行清洁。有弟子。亡名。年十五。诵法花经。得一卷。忽因病而亡。此弟子。为性勤学。兼有神采。天怀仁孝。师甚爱之。自从终亡以后。旦夕悲忆。齐郡去太山祠不远。道超心念。吾常闻。人死。神明必先经太山府君所。然后方得受生。幽明虽隔。有诚必感。吾试问太山府君。或知弟子生处。因而执锡杖焚香。往造山庙。具陈来意。三反告神。木主。忽然发声。酬对曰。法师既戒行精诚。来心又重。所问之事。敢不告师。便命一木侍神。令呼所由主者。侍神。便往东厢屋内。呼一人来。府君即问。弟子亡名。今在何许。此人答云。系在此间。未有生处。道超仍乞相见。府君。即令随其人往至东厢屋。相去十余许步。即见弟子。形貌衣服。宛若生平。师弟悲泣。良久问其即曰。苦乐果报云何。弟子答曰。即今拘系。亦无苦乐。但生处未定。急须功德扶持。若无善根。恐生恶处。师问。作何福善。可得庄严。弟子答云。愿师为造法花经一部。一百僧齐。师云。此事可办。因别弟子。更见府君。府君具问。相见何说。师。述须建齐造经之事。府君云。冥道大须功德。师可急营造毕。更来相见。超因还本住。即具纸笔。雇人写经。仍建齐庆。功德既了。还往庙所。与府君相见。述修福已竟。来觅弟子。府君还命侍神。呼前主者。主者既至。府君即问。弟子在无。其人答云。已生胜处。超问。何是受生。其答云。写经之人。初作妙字。女字始成。未得作少。当于此时。即得生处。超复问。今生何方。神人答云。生齐郡王武家。待其生两三岁。可往访觅。超心记神言。辞府君而退。后经三载。乃造王家。问云。檀越有儿。贫道欲见。此家富室。敬信三宝。但由来无子。近远所知。后有此儿。疎亲亦不相语。王君拒讳。不言有子。超云。贫道弟子。来生檀越家。已得三年。何为不以相示。因具说告太山府君之由。其母在合内闻之。语其父曰。法师灵感若此。何得隐讳。即抱儿安合限外。去超数丈。因直走遥入超怀。啼泣良久。年大出家。还事超为弟子。即开皇十五年也。不知师弟各年几而终。

比丘尼练行。河东人也。不知其本名。但以苦节专心。勤策无怠。俗称练。因以名之。常诵法华。志欲抄写。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别为净室。庄严中表。经生。一起一沐。燃香熏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辄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供养严重。尽其恭敬。龙门僧法端。常集大众。讲法华经。以此尼经本精定。遣人请之。尼固辞不与。法端责让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端等开读。唯见黄纸。了无文字。更开余卷。皆悉如此。法端等惭惧。即送还尼。尼悲泣受之。以香水洗函。沐浴顶戴。遶佛行道。于七日夜。不暂休息。既而开视。文字如故(云云)。

严恭。字近礼。本泉州人。家富于财。而无兄弟。父母爱恭。言无所违。陈大建初。恭年弱冠。请于父母。愿得钱五万。往扬州市物。父母从之。恭乘船载钱而下。去扬州数十里江中。逢一船载鼈。将诣市卖之。恭问知其故。念鼈将死。因请赎之。鼈主曰。我鼈大。头别千钱乃可。恭问。有几头。答有五十。恭曰。我正有钱五万。愿以赎之。鼈主喜取钱。付鼈而去。恭尽以鼈放江中。而空船诣扬州。其鼈主别恭。行十余里。船没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有皂衣客五十人。诣门寄宿。并送钱五万。付恭父母曰。君儿在扬州。附此钱归。愿依数受也。恭父母怪愕。疑恭死。固审之。客曰。儿无恙。但不须钱。故附归耳。恭父受之。记是本钱。皆水湿。留客为设食。客止。明旦辞去。后月余。恭还家。父母大喜。既而问附钱所由。恭言。无之。父母说客形状。及附钱日月。乃赎鼈之日。于是。知五十客皆所赎鼈也。父子惊叹。因从家扬州。专勤福业。常读法华。至见宝塔品。辍经而叹曰。一塔之内。有二如来。分身诸佛。其数不少。我今何为不逢一圣。感慨良久。其夜。忽梦见有梵僧。自称法脱。语恭云。若写此经。兼事讲说。欲见诸佛。斯事可阶。恭因发愿造法华百部。未几之间。忽遇重疾。誓造千部讲五百遍。于是。大起房宇。为经之室。庄严清净。供给丰厚。书生常数十人。扬州道俗。共相崇敬。号之为严法华。其病既愈。志愿弥称。恭尝一时在经堂北。有一异僧。年可八十。来告恭云。闻君造经。愿请一部。又承未有提婆达多品。今留此品。可于宝塔品后安之。贫道。从龟兹国来。今往罗浮山去。得经一部。粗略披寻。仍留金一饼。重三十斤。用入法华。来岁夏间当附物。又云。向见普贤品内呪。少一句语。宜觅足之。言毕而退。恭寻后看。莫知所在。后有棲霞寺禅师宝恭。送零落法华经五十许卷。使恭成就拟用流通。有一卷第七。是宋元嘉二十九年宋懿所造。校普贤呪。果少婆罗帝三字。是第十六句。自后写经。仍依足之。恭尝有亲知从贷经钱一万。恭

不获已与之。贷者受钱。以船载归。中路船倾。所贷之钱落水。而船人不溺。是日。恭入钱库。见有一万湿钱。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后见前贷钱人。乃知湿钱是所贷者。至来年夏内。有庐江人侯志。从鄱阳郡下。到宫亭湖。卒遇暴风。宗伴多有被溺。唯志一船。如被持引。横风截浪。遥到庙所。见有一神形长二丈。被甲带剑。身坐一人。问志生平所有罪过。无非实录。志悉款伏。又问。识蒋州造法花经严恭以不。我今寄钱一万。入其功德。汝可付之。语竟便隐。志不知钱之所出。唯记严恭姓名。仍值便风。乘船利涉。行止二日。到彼当涂县。船纔泊岸。忽有一人。自称姓许。来觅侯志云。在陈之日。曾于会稽。就君市锦四匹。余直尚少。今欲还君。乃留钱一万。逼志令受。志忆有交关。不记余赎。留钱乃去。遂不知所之。志心方晓神钱不二。到江宁县。访恭以钱付之。委陈上事。恭倍欢忻。精到愈功。乃发愿造三千部。讲一千遍。后有江夏郡人李湛。请经一部。还乡供养。于三山遇风。一舟漂没。湛身亦没。经涉五日。新林坊人。忽望水上。有数十鸭鷁。共拥一物。光彩映日。随流而下。仍轻舸往取。得一漆函。上岸披。经一无沾湿。坊人送上刺史张熙。熙捡经后。乃是严恭造经。送还恭舍。勘目即是李湛所请之部。又齐王府人。忘姓名。请经一部还家。过江遭风船没。财物皆尽。唯身获存。法花一函。在江半日。随浪上下。似如絨持。后人接获寻捡。一无损湿。送还恭舍。勘目知是齐王府人所请之经。又尝至市买纸。适遇少钱。忽见一人。持钱三千。授恭曰。助君买帑。言毕不见。如此非一。随开皇末。恭死。子孙传其业。隋季。盗贼至江都。皆相与约。勿入严法花里。里人赖之获全。前后所写。二千五百余部。

释某。失其名。隋大业中。行至太山庙。求寄宿。庙令曰。此无别舍。唯神庙庑下可宿。然此来寄宿者。辄死。僧曰。无苦也。令不得已从之。为施床于庑下。僧至夜端坐诵经。可一更。闻屋中环佩声。须臾神出。为僧礼拜。僧曰。闻此宿者多死。岂檀越害之耶。愿见护念。神曰。遇其死时将至。闻弟子声。因自惧死。非杀之也。愿师无虑。僧延坐。谈说如人。良久。僧问曰。闻人传说。太山案鬼。宁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岂欲见先亡乎。僧曰。有两同学僧先死。愿见之。神问名。一人已生人间。一人在狱。罪重不可唤。与师就见可也。僧甚悦。因共起出门。不远而至一所。多见厢狱。火光甚盛。神将僧入一院。遥见一人在火中。号呼不能言。形变不可复识。而血肉焦臭令人伤心。神曰。此是也。师不复欲历观耶。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庙。又与神坐。因问。欲救同学。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耳。为写法花经者便免。既而将曙。神辞僧入堂。旦而庙令视僧不死。怪异之。僧因为

说。仍即为写法花经一部。庄严毕。又将经就庙宿。其夜。神出如初。欢喜礼拜。慰问来意。僧以事答。神曰。弟子知之。师为写经。始书题目。彼已脱免。今久出生不在也。然此处不净洁。不可安经。愿师还送经向寺。言说久之将晓。辞诀而入。僧送经于寺。

司空陈容公窻抗。早出中衢。宿知宝所。虽贵极台辅。而凝心妙觉。爰舍净财。立静法寺。庄严轮奂。将美天宫。其弟璘。行尽色难。志穷恶道。奉为考安丰公。妣成安公主。敬造法花金刚般若。各一部。乃妙思神[示*栗]。幽情独悟。每菡萏将发。澡雪身衣。自搯池内白莲花叶。洁净曝干。捣以为纸。于是。严饰道场。躬自抄写。刺心取血。用以为墨。斯事振古罕俦。理多祥瑞。而璘谦损慎密。不许外传。使后代无闻。惜哉。其经。緘之宝藏。于今尚在。

马衡。具州洛水人也。父母丧亡。卢于墓侧。营造坟莹三所。皆躬自负土。积三年乃就。境甚高峻。人所叹伏。每在庐中宿卧。恒有大白蛇。曳身庐屋上。垂头临户。若欲出入。蛇即缩头避之。如是为恒。不至侵害。状如守护。又有一白狼。恒去来。卧起庐侧。及坟事毕。其人又起念。我虽为父母。造成此坟。仍未为亡灵别修功德。因即发愿。造法花经。以资魂路。乃以冢傍净处。香水洒地。采取谷子种之。生长之后。每以香水溉养。及其成树。即采皮如法造纸。亦用香水和泥。作屋于坟傍。请书生写经。护净齐蔬。出入每易衣服。仍以四事供养不阙。及书经了。未得庄严。以三重纸裹。着小屋壁上。忽然夜中风雨大至。及明。乃上屋被风雨飘破。草木皆尽。在地水深数尺。失经所在。凡经二日。水歇之后。于水下收得所写之经。唯在上一重纸湿。至第二重。俨然干净。一无伤损。不湿不污。其人初失此经。悲号懊恼。日夜悲动。及见经在。欢喜踊跃。得未曾有。遂得庄严成就。永为供养。

释昙韵。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丧乱。隐于离石比干山。常诵法花经。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无何而至。云所欲洁净。并能行之。于是。清旦食讫。入浴着净衣。受八戒。含香烧香。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经写了。如法亲奉。相送出门。斯须不见。乃至装潢。一如□法。韵受持读之。七重里结。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无暂废。后遭胡贼。乃箱盛其经。置高岩上。经年贼静。方寻不见。周樟穷觅。乃于岩下获之。箱巾糜烂襍朽。见经如旧鲜好。

令狐元轨者。敬信佛法。欲写法花金刚般若等经。贞观五年。任隆州巴西县令。无由自检。凭当土旻禅师检校。旻乃为在寺。如法洁净写了。下秋。还岐州庄所。写得经。留在庄舍。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处。忽为外火延烧。堂是草覆。一时灰荡。家人相命拨灰。取金铜经轴。既拨外灰。其诸经宛然如故。黄色不改。唯箱成灰。又觅老子。便从火化。乡村嗟异。赞咏成音。金刚般若一卷。题字焦黑。访问所由。乃初题经时。有州官能书。其人行急。不获洁净。直尔立题。由是被焚。轨。于时任冯翊令。闻之惊喜。深增信悟。

张万福。贞观年中。从晋州刺史。改为洛洲刺史。其人性龌犷。不甚敬信。初至任所。问访左右。管内有何德行众僧。左右报云。郭下有一尼。名妙智。甚精进。又造一部法花经。如法受持供养。缘此誉满乡间。其时福问。此经。可用几物造成。答云。此尼。用一千五百段物。万福大惊曰。京下极好手书。写一部。正可至七八段。何因用如许物。试为我索经来看。尼闻刺史索经。拒而不与。为使君不护净。又未齐洁。万福大瞋。更使人往。尼遂不敢留。即作香汤。与来使沐浴。并与新衣。着讫。始付经去。万福得经竟。不洗手。即取经开。卷中并黄纸。遂无一字。万福大怒曰。此妖老嫗。何由可耐。即命左右。追取尼来。使往语尼曰。师经上并无一字。使君大瞋。令追师来。尼甚忧惧。莫知所由。汗流浹体。即随使往。至刺史牙门入屏墙。尼见一双金刚。手擎杵棒。如似授尼。尼遂心安。即入至刺史前。其经文并在空中。化作金字。刺史见尼至。并见金刚及金字在虚空中。因即惊惧。走起下厅。号咷悲泣。谢罪忏悔礼拜。遂即回心信向。发愿造法花经一部。通十方供养。仍自受持。不敢懈怠。乃问尼造经由绪。尼曰。欲造经之时。于山中。先种谷树。每用香水溉灌。令得滋长。树成之后。即预以香水和泥。造作纸屋。纸屋既成。乃采取树皮。雇匠如法香水清净造纸成。即募访能护净经生。不论工拙及贵贱。乃经三年。不获其人。后有一江南人士。年可二十四五。应募为书。其书经屋。还以香水和泥清净造屋。屋成之后。书生着新净衣。未写经前。预四十九日。护净清齐。然后始书。每出入讫。皆须改易衣服。洗浴毕。然始就书。书时。尼手执香炉。胡跪经前供养。书生止乃止。若书生夜卧。尼亦和起。烧香旋遶。如是不阙。经了庄严。庄严就。乃作僧尼男女四色人衣。各十通。每来借经。或诵或读。及书写者。预令七日护净。兼与新衣着。然始付经。如是恭敬。永不亏阙。远近崇仰。大为利益。缘此刺史归向之后。人皆以法花为业。

陈法藏。雍州万年县霸曲人也。身为供膳。贞观十八年。洛州上番。去后妻亡。下番回道。离本住村。可十余里。路逢亡妻。妻云。我今已死。经于数日。须臾之间。藏忽见八九家。如贫人宅。藏坐一间编茨屋。少时。其妻被唤将去。藏随后看。见妻。被牛头狱卒铁钗贯之。内罐汤中。骨肉分散。钗出还活。如是七返讫。放来相见。形容顿恶。语藏云。与君为后妻。前妇自死。非妾所害。君幞内有五百钱。家中有牛。可直千五百。至家[言*恣]阿婆。努力为妾。写法花经。妾即得离此苦。将妾此语。咨请阿婆。藏归咨母卖牛。恰得千五百当。即唤经生买纸。藏因行。更寻妻住处。藏始扣门。便闻此家遥报云。君新妇。昨买纸时。以即生天。其人惊喜。信奉增至。所得财利。每写法花。十九年。向兴善寺。供官行道。具向诸僧说之。

左仆射宋国公萧瑀其崇佛法。乃于雍州蓝田县界。营置伽蓝。召大德。四事供养。奏请名额。号曰津梁寺焉。瑀虽贵极人臣。位登台辅。恒持齐戒。常诵法花。每日一遍。被山衲袈裟。于精舍中。行道忏礼。同僧列食。居沙弥末筵。爱舍珍财。写法花经。凡一千部。纸墨等事。尽妙穷微。书写经生。清净香洁。有人欲受持者。必殷懃三请。方始授之。中门之外。置一方青石。每令请经者。登此石立。瑀亲捧经函。顶载授之。所有持经之人。瑀皆书其姓名。日礼一遍。其敬法重人。皆此类也。瑀家佛堂中。一朝。舍利流溢而出。他人分取供养者。忽然自失。舍利还归瑀家。京师朝野。无不知矣。子锐。封襄城公驸马都尉。袭父爵为宋公。妙业贞观。本之庭语。然而沈毅有大量。善隶书。津梁寺额。是其迹也。造佛殿大像。又写法花千部。尝为益府长史。州内有池。鱼盈数万。府内官寮。每恒采取。锐性蕴慈仁。告诸官曰。鱼虽贱身。形命是等。切彼心肝。甘我口腹。诚不忍也。锐今永赎。愿公等随之。惠化既行。莫不悦服。诸寺若有讲说。辄往其处。随众糜地。僧欲设床。竟不肯受。次子利州刺史钱。杞府法曹[金*感]。并诵法花。时讲父瑀之义疏(云云)。

释智晔。江州人也。初出家。住庐山西林寺。高情雅量。殊有物外之风。美恣容。工转读。声韵雄畅。数卷不疲。隋朝征入日严。唐运召居弘福。且京都法席。接武连环。不有伊人。孰当其寄。然颇工书翰。尤好福门。日恒自厉。写法花经五纸。年事乃秋。斯业无怠。得外利即写此经。兼其自手。二千余部。终日平坐绳床。异香满室。时年八十矣。

洛州洛阳人。何玄玲。龙朔二年。终于京师。冥司遣为主簿。麟德年。玲乡人。死至冥道。与玲相见。玲问乡人。君何至此。答曰。被追至此。玲云。我见案主逗留君。枉来也。放君还去。乡人别玲将出。乃见同村妪。谓乡人曰。君至此。岂不观我受罪处耶。便见镬阳涌沸。烹煮罪人。妪曰。君可语我夫。为我造法花经一部。脱蒙见许。却后十日。君可报我。于村南水头。乡人既稣。乃即唤其夫。令为写经。其夫。急与买纸付令写。乡人。至前日。往到水滨。乃别见他妪。谓乡人曰。君是前所嘱写经者乎。乡人曰。是也。妪曰。前者妇人。夫为买纸之日。已往生天。所以不获赴期。与君今日相见。故留言嘱。令我报君。言毕。遂不获见也。

雍州蓝田县界。有一村。忽然地陷。深百余尺。村中有姓徐者。宅中有佛屋。在其陷处。有一部法花经。是徐氏常所受持供养。于其陷处。乃为一土柱。承此佛屋。迢然擢耸。竟不崩落。见者咸共怪异之。并为如法抄写之征也。

仪凤年。汝州梁县北。有梁村刘氏男。失名。先因从征东讨高丽。没为奴。于辽海东岸牧马。因而寢睡。屡梦有一僧。唤令入海。共海归家。若此非一。刘氏子自惟。漂落与死莫殊。频感斯梦。遂投身海浦。于水中。抱得菊草一束。随波漂流。浮渡西。至于岸上。行余一里。思念。此草能济吾身命。劫回取草。解束曝之。乃于其中。得法花经第六卷。遂持还家。其父刘老。先缘子没蕃。遂为造法花经一部。书写清浄。每事严洁。及见子到。相持悲庆。怪问所由。刘氏子。具说前事。父子遂共于精舍中。开视经函。乃欠第六一卷。验其子于海中得者。果是其父为子所造之经。部轴具足。纸墨金同。彼此无殊。宛然符会。于是。父子笃信三宝。戒行精励。

郎将吴氏。忘名。东征高丽。破马邑城。焚烧屋宇。延及寺舍。城外望见。烟云直上。中有一物。如白带。高飞入云。须臾飘堕城东草中。郎将吴君。走马往视之。见黄书展在地上。就而观之。乃是法花经第七卷也。于是。将至营中。夜安幕上。忽逢暴雨。明旦收之。一无沾湿。后将还京。于静安坊李益常将军旧宅。设斋庆喜。兴善寺沙门万相玄际。亲见其经。各读一遍。吴君。许进入内云。并为书写。如法净业所成。故特表殊祥。将悟群品也。

释玄际。一名静务。俗姓刘。涇南人也。曾祖鹖。隋岐州刺史。祖挺。隋宣范府果毅。并自家形国。文武兼济。早悟玄珠。尤精佛。父通。久修儒术。晦迹衡门。不竞尘喧。无闷朝市。通以际童年异禀。神情俊爽。爱其名器。

因放出家。故纔登十一。便蒙落采。于是。洮汰法流。沐浴真化。箬而羽之。所入深矣。及进具足后。专精行检。敬慎法仪。特堪师表。年三十有二。举充兴善维那。非其好也。性爱山水。深思闲寂。以咸亨之岁。托迹悟真。习诵法花般若。以为恒务。初诵法花。满二千遍。梦登一大殿。殿内四面金山。光明彻耀。山间即有像龕。皆是观音菩萨。顶礼围遶。悲忻良久。乃见琉璃瓶。盛一舍利。以手取之。倏然惊觉。诵满五千遍。于时昼坐。忽梦空中数百檀龕。观音菩萨。以手仰攀。渐觉来就。又于空中。见金珠无数。从上流下。光耀可爱。际以口承咽。身心遍喜。经两食间。似饱而觉。自尔身心安预。持诵无废福之。日兼宵五遍。诵至九千遍。时在北岭院中。景将隅角。忽有异鸟。形如翡翠。膺白骨黄。玄吻丹足。从外飞来。直入怀内。于是。将至佛前。即飞上花树。香奩经格。处处游放。或以果食饲之。都无所噉。唯遇香蜡。时时以喙。昼即翩翾庭际。夜即眠息堂中。七日七夕。倏自飞去。俄又梦一人长可七八尺。姿容端正。一如捻素形像。自腰已下。文彩庄严。际时欢喜顶礼。号为观音菩萨。即就菩萨。捧持其足。口称大悲名字。乃蒙修抚摩顶。往反数回。际以手攀。数口其乳。含咽少时。遂便惊悟。或昼夕眠息。诵时将晚。便闻钟磬之音。以相警发。其所诵法花。一万二千遍。金刚般若一万遍。中间念诸佛菩萨等名。诵灭罪随心等呪。功格相准过于上。有清信士秘书省校书郎刘玄曰。安者。冠缨茂族。才花秀出。神契释门。心驰法宝。与际早狎忘言。深期净福。以仪凤二年。凭于寺基禅师院。读诵之室。藻雪中表。香泥涂饰。悬幡散花。数重护净。屈工书生行正。令其一入一浴。着新净衣。烧香含香。虔诚缮写。际躬罄资奉。晨昏不辍。初写法花。未盈一纸。正夜梦神僧。授以妙香。又闻经屋前花坛之内。礼忏数拜之声。怪往视之。寂无人物。正因不寐。独坐肃然。俄闻空中击钟之响。写第二卷。日正辰时。见一婆罗门僧。来入经室。仪容甚伟。合掌而立者久之。写金刚波若初卷。正梦其心上光明。大如钵许。书第二卷。到五眼前。笔砚放光。总为金色。正特加悚怖。定心书写。其光初起题字。赫然朗烛。历菩萨亦如是若作如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凡一十八言乃灭。至第三卷。其经本轴上。又放光明。长二尺余。直耀窓际。于时。际与花严法师贤首等十余人。亲所闻见。乃相谓曰。我等末学。去圣兹远。今写尊经。忽垂灵相。岂可不于鸿烈而申起塔之诚乎。当即从初至终。清心洁事。谨于其处。而建一堂。以供全身兼书满字。即七月二十六日。各舍衣钵。置经屋前。烧香散花。共立弘誓。至后年三月。道俗数十。一宿行道。除旧屋立新基。使信士四人。齐洁沐浴。着新净衣。僧等。以香花音乐。尽诚供

养。引此四人。营制规式。虽荷畚覆箕。皆散以香花。其时。蒙鄙之人。咸发道意。其后沙门志宽文礼寺。亲事板筑。一举槌杵。一称佛名。余清信士。但齐戒运土而已。成基之后。屡闻礼佛诵经之音。其年十月。于北岭。别起经净屋。表里庄严。召巧匠路贞等。以香汤灌木。乃施斤斧。即闻空际数下鸿钟之声。夜叉梦花幢并二神长丈余。立于作处。又遣县人毛普达。采斫堂柱于散谷之内。见一孤松。耸乎高岭之上。去水甚远。匠斫所以弃之。其人既伐此树。不日而倒。枝之所刺。地涌一泉。匠以疗饥。遂成十柱。其堂。尚加雕饰。即日未就。而远稽真典。用善法为名。余待毕功。以寄能者。际闾采林泉。三十余载。冷疾频发。至于不救。道俗闻之。凄恻岩壑。春秋六十有七。即神龙二年三月一日也。际每慈柔宅性。拯济居怀。不入市缠。不行尼寺。又勤修福务。劳不告倦。礼诵之余。殆无闲隙。至于接对宾寮。临机应物。言行无择。众共推之。所以吏部侍郎刘玄挺。兵部侍郎刘玄机。虞部郎中徐昭。高士许仁则等。钦其雅度。重其景业。供旋相仍。共结尘外之交矣。蓝田县令郑南金。一言造尽。披襟写契。敬挹风猷。为之赞曰。际公恬淡。无为无欲。待物以慈。处身知足。树春唯茂。潭秋更绿。懿哉上人。如金如玉。其为时贤所敬。如此。

弘赞法华传卷第十(终)

弘赞法华传者。始自东晋。终乎李唐。凡学法华。得其灵应者。备载于此。斯可谓裨赞一大事之因缘。使其不坠于地者欤。然。今海东。唯得草本。年祀逾远。笔误颇多。钻仰之徒。病其讹升。余虽不敏。讎校是非。欲广流通。因以雕板。庶几披阅之士。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者也。时天庆五年岁在乙未李春月十七日。于内席释院明庆殿记。

海东高丽国义龙山弘化寺住持究理智照净光处中吼石法印僧统赐紫沙门德缘勘校。文林郎司宰。

承同 正李 唐翼书

大日本国保安元年七月八日。于大宰府劝俊源法师书写毕。宋人苏景。自高丽国奉渡圣教之中。有此法华传。仍为留两本所令书写也。

半僧觉树记之

附录

天台法华疏序

镜中沙门神迥述

叙曰。至理无名。名流四天之下。真乘不动。动出三界之中。证教即事而凝然。悉檀随缘而化物。无谋汲引。功莫大哉。妙法莲华经者。洎仁雄出世。为一大事因缘之所说也。但药木不同。受润成异。机宜匪一。禀教亦差。其施权也。则鹿苑四谛之法轮。其显实也。则鹫峯三变之净土。旨深词寘。人尊道高。彰寿量之远本。会伽耶之近迹。雨吹击演。废昔说之筌蹄。开示悟入。获今家之鱼兔。微尘菩萨。增道损生。草庵声闻。耻小欣大。药王烧臂而供养。多宝全身以证明。圆极冲微。不可得而言也。有天台大师。法号智顓。昔于如来前。亲听兹典。位居五品。声震两朝。不历讲肆。佛乘悬解。陀罗尼力。乐说不穷。常于陈主大极殿。对御讲仁王般若经。万乘屈膝。百官弹指。且如观心释。妙离有无。取真性作轨。藉资照成彻。叙名詮宗。异于古德。五义窃理。皆扶圣教。自智者弘法。三十余年。独有维摩疏。隋朝奉炆帝勅。撰此之玄文。乃是灌顶法师私记。合二十卷。非智不禅。斯言允矣。及其灭后一百余载。至唐天宝中。岁在戊子。有东阳郡清泰寺朗和尚。法门之眉寿。凉池之目足。乘戒俱急。内外兼包。获满慈之宝器。坐空生之石室。每于讲授之次。默然叹曰。观其义趣。深契佛乘。寻其文势。时有不次。或文续义断。或文后义前。或长行前开其章。或从后直述其义。或偈中先举其数。或后不次其名。然圣意难测。但仰信而已。今因诸听徒。频劝请曰。上根易悟。探颺不迷。中下之侣。寻文失旨。倘更垂次比。此则弘益巨多。和上再三筹量。事不获已。乃专念大师。求加可否。因梦所感。方始条伦。盖亦随情便宜。谅非苟求同异。辄有增减于其间矣。冀后诸学者。晓其元意。寻领索裳。担金弃砾。说真实法。非虚妄人。助玄风之广扇。备丹丘之添削。则百界千如。宛同符契。化城宝所。尽亲津桥。赖弥勒之殷懃。回文殊之靳固。辅发智之六足。褒春秋一言。神迥等。并采综文前。轻安谛理。莫不空王佛所。同共发心。十六沙弥。咸皆代讲。翳华逢日。除瘼养珠。诚愧雁门之笔。曷窥龙颺之奥庶探玄之士。沐道流而有本焉。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51 册 No. 2067 弘赞法华传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19 (Big5), 完成日期: 2009/04/23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 北美某大德提供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 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